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四
文山選叟蕭天石主編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歷代眞仙史傳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四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歷代眞仙史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歷代眞仙史傳

附承志錄・漁莊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歷代真仙史傳三版序

蕭天石

余自邈迹海隅，隱於道以修心養性者，凡三十年。自出版「道藏精華」以來，亦已逾二十八寒暑；由第一集至第十七集止，凡六百餘種，正時所謂「傳千聖不傳之學，刊萬世不刊之書」者是。當初主旨，在藥此以繼聖脈，以續絕學，以傳丹法，以承道統！「用能絕迹名利，獨背時趨，而以道自任。凡人之所不爲者，己獨爲之；人之所不安者，己獨安之。逆時以爲行，居反以爲藏；曲全以自守，無用以爲用；安貧樂道，與天爲徒，宴如也。」

道家者流，尤其是神仙家者流，與丹家中人士，大抵不與人爲徒，不與物爲徒，而與天爲徒，與神爲徒！超世獨立，因任自然，與時推移，與物爲合。合而不合，不合而合；不可以言語文字道，不可以聲音色相見也。以無名爲名，以不知爲知；以無生爲生，以不有爲有。與世反矣，故能超越衆流，而不入一流也。此所以神仙家多隱者，不求知於世，不求用於世，而老子以「自隱無名爲務」；復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或即余近常答來問道者：「余於道，一無所得，一無所成！亦即孔子所謂『扣其兩端，空空如也』。」大抵仙佛聖人，最上乘者，莫不空空如也。

茲適本書三版之際，發行人曹哲士屬爲序數語於卷端。檢案原書，覺原書例言，深可爲用；序末書有「歲次庚子歲中元節月全食之夜於新店之石屋」一行，特移於此，餘則一仍舊貫，一字不易以爲應。復爲輯錄其全文於下：

一、本書共選刊歷代眞仙史傳凡五種，一爲列仙傳，二爲神仙傳，三爲續仙傳，四爲疑仙傳，五爲長春真人西遊記。共十六卷，傳記凡一百七十人，顏曰歷代眞仙史傳。謂：神仙爲第一等人，聖賢爲第二等人，帝王爲第三等人，帝王以下之達官顯臣：，則爲第四等第五等以下人。確屬至語。故特選刊本傳，用資爲學道之參究借鏡與與師法焉。

二、列仙傳見道藏海字號六至七凡二卷，題漢光祿大夫劉向撰，文獻通考、唐書、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上卷由赤松子至崔文子，下卷由赤須子至玄俗，與吳瑄諸刻本同，後者諸傳後無贊文。本書所選刊者爲王圓照之校正本，各傳均詳爲徵引考證，允稱善本。王認此書非劉向所著，以不見於後漢書藝文志與向本傳耳。明藏本誤字殊多，此本均詳爲校正，如王子喬傳，明藏本作柏良，王本作桓良，劉師培稱其所據之本，必源於宋刻，由此，更足證此本之足珍矣。

三、神仙傳，晉抱朴子葛洪撰，凡十卷，自廣成子自封衡凡六十三人。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等書均著錄。此刊本較後魏叢書本及龍威秘書本，多虛

敖若士與華子期兩傳，較汲古閣本亦少訛誤，更遠非坊間流行俗本所可同日而語矣。

四、續仙傳，舊本題唐漂水令沈汾撰，唐書、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均著錄，共三卷凡三十六人。陳振孫考證書中有譚峭，並稱楊行密曰吳太祖，則所稱唐者乃南唐也。所記各人，其行事雖間有粉飾，然絕非子虛烏有，如張志和見顏真卿集，藍采和見南唐書，謝自然見韓愈集，許宣平見李白集，孫思邈、司馬承禎、譚峭均各有著述傳世，絕非向壁虛構，以欺世欺人也。

五、疑仙傳，原題隱夫玉簡撰，無從考其朝代，凡三卷二十二人，所紀多爲異人奇士神化莫測之事，語多詭譎，然寓至理，事雖突梯，實屬常道，仔細參悟，便可得到許多點化，而頓自解脫，超大自然而得大自在矣。

六、長春真人西遊記，邱祖師侍遊門人李志常所編述，盧文弨補遼金藝文志著錄。非明人小說西遊記故事也，邱祖應成吉思汗大帝之請，西赴西域之詳情。其中對於西域山川道里之險夷，水土風氣之殊異，服飾飲食之別，草木禽蟲之奇，師徒十八日常生活起居行止之情形，沿途紀興紀遊見性見道之詩詞，晤元太祖時之奏對，與夫問道之指點，粲然靡不詳載，世鮮傳本，自錢大昕先生從明道藏本鈔錄後，始得行於世，乃道門中人不異得之善本也。

七、其餘神仙傳記書之最著者，如施肩吾眞人著之西山群仙會眞記，及樗櫟道人撰之金蓮正宗記二書均已刊於道藏精華第一集中，欲究西山得道仙眞之心法者，可參究會眞記。欲究全眞派自東華帝君、鍾祖、呂祖重陽、丹陽、長春而下以迄孫不二女眞等十四位南北派仙眞之授受道脈者，可參究金蓮正宗記。斯二書尤爲丹道派中人所不可不讀之要藉，特此附及之。

最後，道藏精華原影刊有「承志錄」一書，「漁莊錄」附刊於其後，列爲第五集之五。此次整理全集，以篇幅過薄，不宜於單獨印行，第十一集之外金丹大成集，又於此時不再版，未便合印；而斯書適爲黃白仙術之正宗秘傳，在坊間又係秘中之秘本，棄之深爲遺憾！爲保存固有文化典籍，爲道門黃白仙術一派保存秘傳血脈，以彰絕學！特取之以附於「歷代眞仙史傳」後，合併刊行，使無遺珠之憾焉！詳參該書卷首例言，故贅述一二，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歲次庚申六月文山遜叟時年七十有二於石屋草堂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列仙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列仙傳校正本目錄

卷上

赤松子	甯封子	甯師皇
赤將子輿	黃帝	僊侄
谷成公	方回	老子
關令尹	涓子	呂尙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彭祖	叩疏
介子推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葛由	江妃二女
范蠡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伯子	安期先生
桂父	瑕邱仲	酒客
任光	蕭史	祝雞翁
朱仲	修羊公	稷邱君

崔文子

卷下

赤須子

犢子

園客

谿父

陰生

服閭

子主

呼子先

黃阮邱

邗子

劉安補

羨門補

東方朔

騎龍鳴

鹿皮公

山圖

毛女

文賓

陶安公

賀局先生

女丸

木羽

鉤翼夫人

主柱

昌容

谷春

子英

商邱子胥

赤斧

朱璜

陵陽子明

元俗

列仙傳校正本序

郝蘭皋農部以德配王婉佐安人所校劉向列仙傳見贈并問序於余。余案劉向列仙傳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向本傳。應劭漢書音義始引此書。抱朴子論仙篇云。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隋書經籍志云。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晉唐人所論如是。不可謂向無此書也。陶宏景真誥云。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今本止七十人。安人攷定脫義門劉安二傳。然顏氏家訓書證篇作七十四人。法苑珠林亦云向有列仙傳。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人數不同者何也。漢書郊祀志。應劭引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為白蜺一條。司馬相如傳。應劭引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一條。皆今本所無。抱朴子極言篇。引列仙傳。黃帝自擇亡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一條。視今本爲詳。其前後文法。悉與今本相同。蓋亦足證今本爲漢時原帙。僅傳寫有闕佚。非後人之僞造明矣。自六朝以下。所引列仙傳與今本異者。世說規箴篇。劉孝標注。引列仙傳。東方朔楚人。今本作平原厭次人。疑後人據漢書本傳以改其文。今本琴高傳。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舊注云。涿一作碣。水經獲水注。趙人有琴高者一段。全本此傳。字作碣郡碣水。足證六朝本涿皆作碣。又水經洛水注。言王子晉控鶴緱氏山。引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今本亦無此文。

其餘字句之異同、傳寫之譌舛、安人舉之最詳。如嘯父少在西周市上補履、安人據文選注水經注證西周當作曲周。寇先者、宋人也。安人據太平御覽、寇當作冠。谿父者、南郡酈人也。安人據太平御覽、酈當作編。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安人據後漢郡國志、以高邑本作酈。淺人誤分爲二。皆足正今本之譌。唯穀城鄉卒常生傳、今本卒譌作平。標題稱爲平、常生傳中言卒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卒常生在此。又云、但見卒衣帔革帶。若改卒作平、義不可通。今本搜神記、雖出明人掇拾成書、其言常生事、稱穀城鄉卒、字尙不誤。此又近刻之譌所當更正者也。聊舉所知質諸安人、農部以爲然否。

嘉慶十七年太歲在申十一月長至日臨海洪頤煊序

列仙傳校正本敘

敘曰、列仙傳、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爲奇。及宣帝卽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以通博有俊才、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典尚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當死。兄陽成侯安民、乞入國戶半贖向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死論、詔爲黃門侍郎、講五經於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採諸家言神仙事。太平御覽六百七十二卷道部引。

列仙山澤之臞、劉子政氏爲之傳。其文不與列女傳同。又漢藝文志所不載。故英儒碩彥、多疑惑焉。余以從事列女傳、頗涉觀覽。又恨俗本多失其真、因旁搜唐以來類部及注家所援、以校今本。大有徑庭。復從道藏本得其梗槩、略加訂正。粗具本來。嘗歎子政忠盡有餘而清識不足。其得淮南枕中鴻寶之書、奇之。真以爲金可作、世可度矣。卒以試方不驗、幾不保身。更生易名、竟同尸解、良足悵矣。此傳雖非子政所爲、而世舉以歸之者、蓋因其喜神仙事有以致之耳。士豈不貴通識哉。明藏本中每傳有讚、蓋放列女傳而爲之者、益復是淺人所爲、不足可存。今雖錄出、別更爲篇、不與本傳連綴。

亦所以存古。世有通儒、其必知此意矣。時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初吉之果王照圖敘

列仙傳校正本

卷上

福山王照圓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水玉水精也。郭景純注。引之。以教神農能以初學記。道釋部引。

入火自燒。往往文選。遊仙詩。注。引。自。不。往。二。字。此。衍。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

石室中文選。崑崙山。此。一。十二。字。疑。本。校。書。者。所。附。記。而。還。注。誤。引。之。也。隨風雨上下初學記。引。

焉傳。七十人。明。經。本。傳。後。各有。腰。茲。不。錄。別。附。於。後。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蓋文。類聚。火部。引。為其掌火能

出五色煙類聚。雨。引。一。引。出。作。二。字。疑。此。脫。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火字。引。

而隨煙氣上下文選。遊仙詩。注。引。無。煙。下。二。字。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

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之下疑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太平御覽鱗介部引無向之二字。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太平御覽道部引復無與字非也。黃帝時人也。時人下有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爲木工。御覽此引無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繖亦謂之繖父云。御覽亦字作故字。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刻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唯劍寫在焉。史記正義引劍上有仙書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胡頰下下迎帝乃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

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僊伶

僊伶者。槐山采藥父也。夫子曰。槐山見山海經。說者云。槐當爲槐。即古文槐字。其山

泉賦注引。作槐里。槐里。漢屬右扶風。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類聚靈異都引。無槐山二字。文選甘

柏字。疑因避赤松而改。能飛行逐走馬。選注引。生長三字。兩目更方。僊伶以答難曰。

松者。簡松也。此五字。疑亦校書者所附。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類聚引。無入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守

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文選遊仙詩及辯命論注引。更事與老子同。亦云

老子師也。遊仙詩注引。作事老子。亦云老子師。無與同也。三字。辯命論注引。復與此同。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練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

啟末。太平御覽居處部引。啟作築。爲宣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御覽引。回作

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方回二字。誤。北堂書鈔儀飾部引。作泥作印三字。是也。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而能言，果能指李樹，曰：「老子以此爲姓。」樹所引疑此老子文。老子生

於殷時。有經典釋文引此句上。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貫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

十餘年。史記云一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諡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

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

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史記二老子無常字。修行二字下有

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炁道書氣字也史記集解引作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遽之

史記集解及文選上爲無有字。過作下。薦有侯字。注。應作引。迹作。遂。文。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

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史記集解引。著下之無西二字。後化胡勝。苴勝實。化胡經作服。

字直形勝之實誤。彼史文記明篆字，此引文無化胡勝二篆字。直勝作具，當有一胡者，老子有化胡書也。莫知具所終。

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史記曰集解引莊子作名關令子。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藝文類聚草部引，接作節。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篇。後釣於荷澤。荷，與通。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宕，當作瑯。瑯琊志有芒瑯山，為名也。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山，當為王字之誤。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太平御覽道部引，無其旨二字。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藝文類聚靈龜部引，見作知。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四作三。西適周，匿於南山。類聚引，隱作隱。釣於磻溪，三年不得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類聚引，得下有三字。此脫。兵鈐於魚腹中。類聚引，於作在。無魚字。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藏經本尚作尚，誤。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類聚引，地字下有衣石二字。此脫。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西字誤。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曲月，而云曲周縣東。注云：嘯父在縣市補履。可知西為曲字之誤。明矣。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

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臨上三亮未詳其義。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西亦當作曲。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文選魏都賦注引無食。桃李葩四字及夏字。爲夏孔甲龍師。甲不能順其意。還注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還注有未字。

務光

務姓廣韻九御引。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蒲韭疑卽萬蒲。其根九節。葉似韭也。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誑。王篇作垢。王篇作垢。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尙於光。向、藏經本作讓。文選北山移文注引。湯得天下。已而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蓼水。蓼水在遼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興迎而從。

沈引作光。雖負石而自匿。

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所、猶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漢地理志、尸鄉、即此。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殷下有賢字。姓錢名鏗、錢音觀、莊子、道遙篇釋、文、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藝文類聚、居處部、及文選注、俱引八作七。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漢地理志、彭城、古彭祖國也。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禮儀部引、此下有今日二字、又下句無地字。祠訖、地卽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

叩疏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練、廣經、木作鍊。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石鍾乳、自然凝而中空。見本草經。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太平御覽、道部、引、無石牀枕三字、有凡案二字。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有云、介山子推之行、說苑魯賢篇、子推復與仲尼同、時明子推仙者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太平御覽服用部引、母上有祿與二字、此伯子常遊、脫去之。入下有介字。伯子常、作伯陽二字、此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寶扇。俗御覽引、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之字疑衍。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府正。幕府二字、見史記、軍行無常處。所在爲治、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所與許、古字通用。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復云、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北堂書鈔數下無十字。復爲華陰門卒。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太平御覽地部引。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夫子曰、說宅橐盧木出宏農山。宅橐盧。郭璞上林賦注。橐盧。是橐盧同。宅橐盧。古音又近。即一物耳。周官掌集草注。有橐盧。是其木可染色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橐盧曰。黃橐盧。蓋一本云玉精食其子。得仙也。遊諸名山。在蜀峨媚山上。本作峨媚。經。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藝文類聚獸部引。一旦騎羊而入西蜀。面引。無之。蜀中王侯貴人追之。此字。形之誤。上綏山。在峨媚山西南。經本作峨媚。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上有桃四字。此脫。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江妃二女

文選蜀都吳都賦注。妃俱作妾。古妃字也。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北堂書鈔衣冠部。藝文類聚。鑒異部。俱無之。淵二字。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閒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

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簞、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書鈔引作交甫悅、乃受佩而去、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太平御覽服章部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後漢書注：郡國志：南郡下襄陽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即此傳所謂江濱矣。又事類賦：寶貨部引：列仙傳曰：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所引與此傳又異。文選注引：作韓詩外傳、恐選注爲近之。事類賦誤耳。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藝文類聚：木部引：服作食。爲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類聚引：無識字。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北堂書鈔：樂部及初學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郡之閒、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文選：魏都賦：涿注：郡二字。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選注：引、期、字、重、字、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選注：引、無水字、祠上有屋字。果乘赤鯉來出。

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還法引、無且有以復入水去。

寇先者、寇當作寇、太平御覽

寇先者、寇當作寇、太平御覽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御覽引、帶作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數十年。御覽引、數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御覽引、門下有上宋人家奉祀焉。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樂部、初學記字。此無鳳遊伊洛之間。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書鈔引、洛下無之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桓良作桓、誤。本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文選遊天去。亦注引無之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

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藝文類聚靈異部引、無先字、寶玉部引、復有之。瑯邪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如聚引、無東二字。時人

皆言千歲翁。文選遊仙詩及登江中孤嶼詩注。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

金璧度數千萬。太平御覽屢引、俱無度字。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一量爲報。量、古音

通用。藏經本。非。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

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

和之。藝文類聚木部引、及葵作皮葉二字。此形近之誤。文選吳都賦注、引作桂葉、可

之。聚世一十四字、在顏色。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邱仲

瑕邱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水經

上有後字。含作宅。及作與。數十家。下。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水、卽于

作皆死二字。無屋臨水敗仲五字。

水經注、棄下。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水經注、披裘下作從。棄仲者懼。水

有于延二字。失怖注、此字。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水經注、恨上有不。吾去矣。後爲夫餘胡

王驛使。水經注、王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北方在水經注、作此方也。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初學記服食部引、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初學記引、無
平御覽飲食部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初學記引、常
引、日得作日售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太平御覽果部引、曰、三年
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閒。積八十九年。當作八十九年。文誤倒耳。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文選升天行詩

注引字作號。雜體詩注仍作字。藝文類聚及初學記樂部引無有字二字。又鶴下亦無於庭二字。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
居數年吹似鳳聲。類聚異部及初學記帝戚部引年上有十字吹鳳凰來止其屋。
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類聚引日作旦。初學記仍
注引有之。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氏。無爲字。人作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類聚引時作世。而
學記作矣字。又宮下無中字。時
作代。代亦世字所改。避唐諱耳。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藝文類聚鳥部引翁作公。洛下有陽字。此脫去之。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
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類聚引作暮棲。晝日放散。欲引呼名。卽依呼而至。類聚引無
依呼作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
種別。止其傍云。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藝文類聚儲宮部引。會稽下有販珠二字。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
類聚寶玉部引。下有市字。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卽賜五百
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合。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卽去。下書會稽徵聘。

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修羊公

修羊公者，魏人也。事類賦地部在華陰山上石室中。藝文類聚山部引，在什有懸石

榻臥其上。類聚引，石上無懸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太平御覽藥部後以

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

上化為白羊。御覽獸部引，金樓子牀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

上。御覽引，金樓子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稷邱君

稷邱君者，事類賦琴部引，作稷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

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泰山，稷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指帝，陛下勿

上也。太平御覽地部引，來下無迎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御覽引，足下無指字，有上右

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邱君立祠焉。為稷承奉之云。此句有脫誤，御覽

字，下句作復百○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牀玉几。初學記地部引，疑此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文子、王子儁弟子也。初學記地部引、無世字、事作術、居潛作潛居。

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

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太平御覽樂部引、聚作待、下句作循、循、聲同耳。以徇人門、飲散者即

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御覽引、黃散下故世寶崔文赤黃散、實近於神焉。

楚辭天問章句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為白蜺、而嬰術持藥於崔文子、崔文子儁之飛、而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篋中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以廣異聞焉。

補羨門

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史記封禪書索隱、不云出列仙傳、廣韻羨字注云、又姓、列仙傳有羨門。然則索隱所說、即

本傳文。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

席、菹芰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

而衣、其遺粒足食也。史記老子列傳正義列仙乃列女之謬。見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

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鳥鳥於親側。文

類聚人部引、作列女傳。今傳亦無之。

卷上終

列仙傳校正本

福山王照圖

卷下

赤須子

赤須子者、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文選吳郡注引之。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選注引界作。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選注引松作柏、無天門冬三字、石脂下有絕穀二字。齒落更生、髮墮再出。然文類聚草部引作服霞絕。絕下疑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藝文類聚天部及文選會吟行注俱引。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選注引無說。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選注引無於智者疑其歲

星精也。

鈎翼夫人

鈎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燕文癖聚居處部引、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類聚引、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鈎、而手尋展。類聚引、鈎上無玉字、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閒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閣有神祠閣在焉。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文選魏都賦注、無少部御覽藥部引有之。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人二字、亦無時部過酤酒陽都家七字。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選注引、無市中酤酒家女部家七字。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選注引、皆上有俗字、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選注引、無牽一黃犢四字。遂畱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選注引、無都女隨下廿四字。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選注引、作真能追之。又無

且還以。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實桃李云。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事類賦鱗介部，引宮下有無者字。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本平御覽鱗介部，引宮下有無者字。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引無而去二字。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御覽鱗介部，引宮下有無者字。此閒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御覽鱗介部，引宮下有無者字。死者萬計。

主柱

主，姓也。出姓。見廣韻。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所與許，古字通用。與道士共上宕山，宕，當作陽。言此有丹沙，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沙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沙三年，得神沙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太平御覽蟲考，引陰作陽。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御覽蟲考，引食字。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文選舉賦注，引蛾上有神字，止。

其下無字。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選注引，客作我，道與君作四字。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甕大。選注引，俱下無收字，百下無大字。繅一蠶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選注引，繅下無一字，此在作如。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堂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水經淄水注引，吏作史，蓋誤，無能械二字。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岑山，水經注引，小吏白府君，諱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閒成，上其巔，作祠舍，水經注引，輪下無四閒二字，作祠舍，舍字作尾。留止其旁，絕其二閒以自固，食乏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水經注引，宗作七十餘年，無且字，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水經注引，宗作七十餘年，無且字，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水經注引，宗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選注引，閣而去復上閣，水經注引，作升閣，有出字。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水經注引，宗作家室。著鹿皮衣，遂去，復上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常山，恆山，避漢諱也。初學記，地部引，人作士。自稱殷王子。初學記及文選魏都賦注，引，子俱作女。初學記無王

引有之食蓬萊根往來上下字選注。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有選注年字人上無許字亦無往來上下見之者七字如下。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部引寡作老。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鄴人也。鄴字誤前後漢書志南郡俱無鄴。居山閒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無子字下句作與附子桂實共。藏春花服之所引與今本異。今本誤也。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御覽引與類聚同而無共藏春花四字。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踰之折脚山中道人無少之二字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後漢書注引無令字及獨活二字。服之一歲而不嗜食。後漢書注引作。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本士人。自言五嶽使。後漢書注引使下有。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後漢書注引不死。山圖追隨之。後漢書注引無之字。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閒。後漢書注引此誤。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水經渭水注、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水經注、橫門作光門、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水經注、立祠上有民為二字、山上作山嶺。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注、時來至其祠、春秋來三字。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太平御覽、資產部引、知作械、此誤衍也。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御覽引、欲殺上無械字、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御覽引、屋作家。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初學記、地部引、獵師上有山客二字。又文選、思元賦注、及上俱無形字。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藝文類聚果部引、祠作洞、下同。太平御覽菜部引、祠作洞、下同。有三人、事類賦果部引、疑此誤。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御覽及事類賦引、俱無白字。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御覽引、無及覺二字、在作上。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本久矣。一旦、髡頭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文賓

文賓者、太邱鄉人也。北堂書鈔儀部引、無鄉字、非也。太邱為縣、屬沛國、乃後漢明耳。賣草履為業。水經、睢水注、引、草履作耳。釋名、草履、作靴履。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

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水經注引、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商邱子胥太平御覽資產部引、胥作瓊。

商邱子胥者、高邑人也。後漢郡國志、常山國高邑、故郿光武更名。然則高邑之名、非經審矣。或高邑二字、原止前漢所有。此書如果劉向所著、何得高邑之稱、預標於傳、其作部、淺人誤分爲二字、原止。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御覽引、竽作笙、不邑

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墮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北堂書鈔及御覽樂部引、此俱與同。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太平御覽夢部引、所作許。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御覽引、三作一作、百下有餘字。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嶺、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

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藝文類聚、上之、無行字。此衍、宜刪。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類聚、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類聚、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文選、蜀都賦、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瀕、胡動切、鍊丹、與消石服之、有沙字、此脫。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還注、引、作、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爛可食。見本草經。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一姓、廣韻、引。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藝文類聚、蜀山都及初學、無老字、日、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文選、遊沈道、此衍。

作夜有異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初學記引持作將酒
作先子騎之云云與今本異。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初學記引酒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太平御覽服用部及方術
之。徇吳市中。銜磨鏡一錢。因磨之。藝文類聚草部引無銜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
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北堂書鈔儀飾部及藝文類聚靈異部引輒出上有若有
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
其真人也。後止吳山絕崖頭。頭字。類聚無之。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
山。類聚引。還上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類聚引。白色下
覽方術部引。白色作色服之多愈疾。類聚引。多愈立祠十餘處。
自來字作流字。此誤耳。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邱。邱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
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邱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
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太平御

部引君作
于此誤。

今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邱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髮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黃阮邱

黃阮邱者、睢山上道士也。藝文類聚草部引、唯作組、誤。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下種蔥、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太平御覽產部引、陳市上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御覽引、常作甚、無其家二字、飲下無酒字。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旋谿。旋或作施、字形之誤。水經沔水注云、旋谿水、出陵陽山下是也。初學記武部正引、作旋。文

引遊仙詩注。又。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選注。賜。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飲。選注。引。無。沸。水。而。三。字。太。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初學記。引。龍。上。有。白。字。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止作上。山去地千餘丈。句之下。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下有山字。呼上無大字。呼。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水經注。安。下。無。當。來。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葬石。四字。水經注。無。之。石。疑。當作。之。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家邊樹上。鳴呼子安云。水經注。無。邊。字。此。鳴。下。脫。常。字。

邗子邗音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事類賦。獸部。引。放。犬。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事類賦。引。入。作。之。無。十。餘。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事類賦。引。無。上。字。臺。殿。作。嚴。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事類賦。引。仙。吏。使。四。字。見。下。有。其。字。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又無便使還以下十一字。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橋。本。作。妻。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有。字。龍。下。無。形。字。復。送。符。還。山上。事類賦。引。此。句。作。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見。字。翰。下。無。常。字。

又無往來百餘年五字。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又無平鄉二字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無書探產三字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而無便開目以生自下。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無者字，此夜作有兒字。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子與木羽俱優。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母字生兒，生無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生作至，無所探。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遂過母家四字。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無以下者。後二十餘年，鶴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元俗

元姓，廣福一先引。

元俗者，自言河閒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文選魏都賦注引，巴豆下有雲英二字，都作於。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閒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選注引，作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無買字。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

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蓋注引世作甘又無王欲以下十七字。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補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漢字衍安下脫者字。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藝文類聚靈異部引今據補且上卷缺後門下卷缺劉安合之正得七十二人。又按漢書更生幼而說誦淮南枕中之寶以爲奇獻之且言黃金可成是深慕其人豈容不列其傳乎。然安本不道以罪伏誅而傳以爲仙去。流俗傳譌習非勝是亦見其惑矣。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神 仙 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神仙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寧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木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叩疏煮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無終、兩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塗、周晉跨紫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匿遐紀於秦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輶於京師、懷子嚙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丘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修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繁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靈隱晦大師曰、乙酉、遍地屠戮、冤鬼充斥。婁東紳廉士庶屬余超薦。余就大西關外地藏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爲淨土懺。壇中堂誦華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羣鬼歡踴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場、見神槌擊而卒。

神仙傳卷一

晉 葛洪 著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人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盧敖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元準、鳶肩而修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儼。顧見盧敖、因遜逃乎碑下。盧仍而視之。方踞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焉、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覩。今覩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

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名之地。猶窈奧也。昔我南游。乎閭嶼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

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是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

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蚋嗜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樂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繆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

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授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陳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

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篋、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藥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擗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朶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朶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

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髮、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

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寢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有一本無有字意耶。一本作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一本無弟子二字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如解釋如解釋三字、一本作是字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用里先生、受仙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返老還少、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後乃得仙去。

神仙傳卷一終

嘉善黃凱鈞先生曰、先塋丙舍即馴鹿莊之南鄰戴文賢。佃田二十餘畝、有一弟二子、農隙時、熬桐油爲膠、塗於竹條、接以竹竿。其弟駕以小舟。文賢日向河灘黏禽。麻雀爲多。惟斑鳩毛脆、雖黏著、終亦脫去。日害命百數。予告之曰、爾造殺業有年。曷勿棄玄。從前罪孽。庶可消除。文答云、黏禽多、可得數百錢。日給所需。至喂豕之物、皆有資焉。如何可棄。予料不聽。不復言。不隔二年。其弟先亡。繼以妻死。繼以文故。其長子年十八九、羸尪不長。旋亦病亡。第二子病腹脹、田屋早已退還。不久一家罄盡。實爲害物殺生之鑑。

神仙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有餘歲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

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戰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

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戴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鱗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

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一本無病字。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崇禍者、便帶此符、以勅社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

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一百二十歲、兒八十。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冶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房，房一本作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房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房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房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房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怪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房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房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房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房卽爲具酒，著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眞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房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公房入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

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積德非以望報。就吾力所能爲者。自盡其實心而已。爲善若耳鳴。豈以爲市惠地耶。潘文恭公遺訓

修養錄

汪劍鳴

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與其病後求醫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不經一失。不長一智。故失敗即成功之母。努力不愁春易盡。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之辛酸。各人是自己福氣的鐵匠。世途險巇。鬼蜮百出。我惟以誠心處之。慧眼覺之。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吝嗇者常貧。故古人云。今朝受餓吞飢者。半是當年慳吝人。放光者非皆爲金。欲做精美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不朽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勤是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符。分外錢財。騙來田地。均是水涯沙。迷則樂境成苦海。悟則苦海爲樂境。故人可寓於物。不可留意於物。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

神仙傳卷一一終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散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嵒嶮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四五十歲人。深目

多鬚、鬚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變。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案、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

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提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女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懼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珍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

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舛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鄆、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

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畧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懣。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霍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顱。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

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砮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砮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天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卽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旣至、取

弟子所攜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簫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簫、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勝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

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諸葛一生惟謹慎。非拘謹之謂。處事謹慎。則精細周密。臨大事。決大疑。從容不迫。而措置咸宜。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潘文恭公遺訓）

神仙傳卷三終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閹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貴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一本作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者、一本作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

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跳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遺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實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墜闕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

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討，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魯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事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

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數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竝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謬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卽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字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

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慙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鄰。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子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晝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字輔漢、一本無此三字沛國豐人。一本無此字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

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臯、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愈、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畱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試、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

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畱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畱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嘯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默然無聲。」一本無此三字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要。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

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平時須立得腳定。取古名儒格言。潛心體味。悠然有會。斯心平氣和。無入而不自得矣。（潘文恭公遺訓）

神仙傳卷四終

神仙傳卷五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士、教臣絕穀、但服水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入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子都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帝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強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

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覩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饜鳥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著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座。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

輦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燎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禮。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

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嚔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稻、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尙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

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卽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卽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旣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羣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

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住。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

積卑、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盞、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絢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

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卽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驩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閑居讀易。少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子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枉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是本汝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抱之。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日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

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尙問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驪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五終

讀書在潛心玩味。身體力行。若書自書而我自我。讀與不讀等。善讀書者。其學愈充。其養愈粹。其氣愈平。其心愈下。禮曰。學然後知不足。蓋學無止境。無窮期。至於知不足而學焉。有不進者乎。讀書不適用。徒多無益。劉柳所謂書簾也。明窗淨几。讀書作字。自是人生一樂。庭中新荷已放。清風徐來。自有一種靜趣。彼酒食徵逐。終日昏昏。且以爲樂。不可解也。（潘文恭公遺訓）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遣無數。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聞言，觀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歛，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

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醲、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於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士、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鄉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

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尙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梗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

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著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者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濘。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被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

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與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遣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手、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粒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難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

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臯，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卽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恭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人。一本無人字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要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燮、好自愛理。燮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

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水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萬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首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鼯、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六終

神仙傳卷七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顧、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櫥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嘘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嘗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答

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常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卽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卽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卽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傾、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

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眞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尙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鸚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與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如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授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人地勝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術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熱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二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

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卽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卽復病也。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木、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淵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

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間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鬼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敕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羣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廼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著屋棟，連日尙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飴也。玄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

錢出、於是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蜚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於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卽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漂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山四望、使人鈎船。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尙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羈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上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羈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

玄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鄭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逗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鄰家。鄰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一日之忌。暮勿飽食。一月之忌。暮勿大醉。一歲之忌。暮勿遠行。

神仙傳卷七終

神仙傳卷八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悔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

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疆梁自負，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當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晉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樂

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鮪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棼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達、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

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有一本無字。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瀘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剛一本作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眞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疎略、至於游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

玉子

王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人靈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正、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順輿、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一本無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耀、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婁賈氏、一本無氏氏字。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

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牛、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之。一本無不知使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一本無懷喜下無喜字。懷喜告曰、一本無告字。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畧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附權叔本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息。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

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嘗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

行厨、飯膳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鼉黿、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讀史所以長識見。資閱歷。治亂興衰之故。賢奸邪正之分。了然於胸。足以考鏡得失。臨事乃有把握。若徒摭拾浮華。自矜淹博。玩物喪志。何足取耶。心要靜。靜則泰然自得。一切不足以擾之。伊川云。靜後觀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語最有味。(潘文恭公遺訓)

神仙傳卷八終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口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滴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械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翳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

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爲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入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凶世、哀孔有志、授我祕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曾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

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卽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著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

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鮓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埒，須臾果得鮓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廚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廚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卽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少。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筴挿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貪未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

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卽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廻顧。言畢。卽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廻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攬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時潁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仙公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仙公。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仙公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仙公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

之。仙公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鑒。見仙公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仙公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仙公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嚔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仙公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仙公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仙公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仙公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仙公，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之，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驪於武昌岡，乃改爲驪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翼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

水中有一人被髮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凡欲抵於成功者，當先注意無量數之微物細故，經歷千百次之違心失望，而後有濟。然彼疎忽草率之徒，猶以爲偉人惟治大事，不亦闇於知人哉？常人研究偉人之歷史，莫不嘆其功業之偉，然不知其亦係積累無數小事而成。吾人一生之遭際，大都無足輕重之雜事，幾無來踪去跡可尋。至非常之事機，則往往一生不數見，或畢生竟不一遇。然此瑣碎細故，實爲積成吾人生平之分子也，可不慎哉？成功寶訣

神仙傳卷九終

神

仙

傳

卷九

三十九

人於希望之事。有常怨我無暇以爲之者。此懶人耳。非有爲之人也。分陰寸晷。常人所不留心而失之者。有爲者卽以此爲之而有所成就。譬如蜜蜂。飛舞花間。無時休息。乃可有所吸取而爲蜜。凡人與人相處。及所經歷之事。無在不可以增長其智識。是在人留心以處之耳。汝以今日所結之果爲未足乎。今日所結之果。卽汝昨日所種之因也。汝希冀明日得黃金之結果乎。明日所結之果。卽汝今日所種之因也。不必問明日所結之果爲何如。但問今日所種之因爲何而已。猶鏡之照人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猶空谷之傳聲也。高呼高應。低呼低應。由是例之。則我之所論及於人者。亦如人之所論及於我。使未返求諸己。而求諸人。無惑乎所求者不能遂也。（勵志集）

神仙傳卷十

沈文泰附李文淵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祕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己、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慎。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眞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眞、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卽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卽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卽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

還。

陳永伯附增族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兒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密閉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嘗見譙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出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蒸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嘗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丸子方、教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栢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視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廚、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凌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凌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太文出戶、還顧覩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

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以甲子計之、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瞳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瞳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遺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

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有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君、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干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

王眞

王眞、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鄒元節事眞十餘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几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山、其地方圓千

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卽成井可汲、又吹人屋上瓦、瓦卽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丹餌、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益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驪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婿用餌朮法服之，病自愈。壽一百七十歲。登山取朮，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愛養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畧，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

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人情莫不貪生而畏死。然往往有自絕於生者。背理而行。肆無忌憚。居心陰險。作事刻薄。棄祖宗之訓。傷天地之和。是身未死而心先死矣。苟能安於義命。勉力爲善。光明坦白。可質鬼神。猶復戒謹恐懼。無時或間。斯仰不愧、俯不忤。存順沒安。何快如之。此卽孟子脩身立命之謂也。（潘文恭公遺訓）

神仙傳卷十終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續
仙
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續仙傳序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觀。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眞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自幼及長、遊歷凡接高尚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傳、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眞仙者哉。

於事務冗雜時。詳其緩急輕重。悉心察核。勿鹵莽。勿踈忽。勿厭倦。從容布置。次第舉行。便不至手忙脚亂矣。日用宜從節省。非徒惜物力。亦以節嗜欲。惟儉可以助廉。自是不刊之論。鹵莽者敗事。委靡者廢事。有真精神。乃有真事業。（潘文恭公遺訓）

續仙傳目錄

卷上

玄貞子

宜君王老

鄔通微

宋玄白

鄮去奢

戚逍遙

卷中

孫思邈

劉商

李珣

葉千韶

卷下

藍采和

侯道華

許碯

賀自真

謝自然

張果

劉潛

王可交

徐鈞者

朱孺子

馬自然

金可記

竇藥翁

裴玄靜

許宣平

羅萬象

李昇

錢朗

司馬承禎

曹德休

閻丘方遠

聶師道

殷文祥

譚峭

杜昇

羊悖

臣等謹案續仙傳三卷、舊本題唐溧水令沈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汾或作玠、案吳淑江淮異人錄、載有侍御沈汾、游戲坐蛻事、亦道家者流、疑卽其人、書中記及譚峭、而稱楊行密曰吳太祖、則所謂唐者、南唐也、其書上卷、載飛昇一十六人、以張志和爲首、中卷、載隱化十二人、以孫思邈爲首、下卷、載隱化八人、以司馬承禎爲首、雖其中附會傳聞、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緣飾、不盡子虛烏有、如張志和、見顏真卿集、藍采和、見南唐書、謝自然、見韓愈集、許宣平、見李白集、孫思邈、司馬承禎、譚峭、各有著述傳世、皆非鑿空、他如馬自然、許碯、戚逍遙、許宣平、李昇、徐鈞者、譚峭、李陽冰、諸詩、亦頗藉其採錄、惟泛海遇仙使、歸師司馬承禎事、上卷以爲女貞、謝自然、下卷又以爲女貞、焦靜真、不應二人同時、均有此異、是其虛構之詞、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

續仙傳卷上

唐溧水縣令 沈汾 傳

飛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

玄貞子

玄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翦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迹。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濶二寸餘。一脚著鞵。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

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鐸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癡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鞞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巖。即陶隱居修真詰於此。亦謂之真詰巖。巖之西。有陶山存焉。勤居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谿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趁。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同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挈歸煮之。而孺子益薪著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峯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爲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務行陰德爲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檻襪老道士。造

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格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踰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存二三升耳。清冷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八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淘漚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爲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

合。吞并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水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水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頭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雪谿經日而出。衣不溼、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谿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谿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谿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牛風、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湘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

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箸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階前。湘曰、汝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頭謝罪、遂作羣、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等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回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菰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趁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復慮爲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谿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

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尙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卽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鉤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窺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冢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闔苑花前是醉鄉。掀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侖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擗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資貢進上。性沈靜、好道、不尙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詣也。大中十一年十月二日、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

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二人。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喉鶴。白鶴。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帀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颯颯而動。多遊名山。白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蔬肉。必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卽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尪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日。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怪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

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福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眞

賀自眞、莫究其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眞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陶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眞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於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致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賣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卽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茆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爲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眞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濶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思。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餅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眞而已。託以山棲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餅盛之。傾藥得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者、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帥具以上朝廷議、欲息兵、授造以爲刺史。而造凶險、聞去奢得劍丹、而囚鎖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爲去奢已斃矣。乃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神人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除。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迹、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

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旦歸觀中傳說、以爲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輿、輶、幢、幡、靈官、駕龍鹿、背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迹尙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禮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直翠反。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峯、卽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

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陽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買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虔敬，終五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爲橫風所飄。海人惶蹙，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旁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熏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至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

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閒澹。雖骨肉常面。拘之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爲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鬢絹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

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蒯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迫。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思。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潯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藹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餅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蒯潯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續仙傳卷上終

續仙傳卷中

唐溧水縣令 沈汾傳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老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目固，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幘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因遭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爲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曾救殺青蛇，卽訝此何處也。又見左右皆闍人，宮妓呼幘帽爲君王，呼女子爲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

續

仙

傳

卷中

八

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脈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邇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漬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枯焦、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踳、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知之以道德、

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改。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尙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煉。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祕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啟請。宜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

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爲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迹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匹，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陽，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走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觀菴壁題書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谿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迹，雲崖隔太虛。窺

庭但蕭索、倚仗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迹。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嫗、嘗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嫗言、嘗聞已得仙多年。復謂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狼虎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嫗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卽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衆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攜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果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

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谿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言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爲地仙矣。

劉瞻

音瞻

劉瞻、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裹。瞻遂丫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維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變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溼。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濶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瀑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卻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珏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然終莫能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

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乃聞於珏。乃以事舉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會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糶以對。珏再三審問。客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因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嘗取大魚，自烹以相擊殺，煮之，搗蒜蠶以食。常謂藥無以及。一旦，掉漁舟，方鼓枻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霞花舫，漂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鰲角雲鬢。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

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鬚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矣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於尊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核，非人間之栗。肉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柏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曰：「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渢。渢素奉道，召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眞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以詰其實。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葬矣。王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卻歸鄉里，備

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疴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卻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者。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交，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至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爲布衣。對曰：不爲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頔，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頔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齧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丈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

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頴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許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受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足捺地則雷鳴輓輓，手畫空則電光燦燦。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爲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啟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輓輓聲。或苦雨所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早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

書符三道、帖於肩脅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颺颺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變之魂、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詔。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詔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卻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徐鈞者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卻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掉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松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畱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爲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

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爲南安都護副使。後爲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期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輔。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傳祕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故曰。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爲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凡與人共事。須躁釋於平。悉心商酌。畛域胥忘。乃能有濟。若不顧理之是非。自以爲足。膠執己見。或見得此事必應如此辦理。而盛氣以浚。使人不可受。必至敗壞決裂。皆非處事之道也。（潘文恭公遺訓）

續仙傳卷中終

作事要順人情。亦順乎理而已。若曲徇人情。事事要人說好。是心有偏向。卽非公平正大之道。又安得爲順人情耶。薛文清曰。作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又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又曰。安重深沈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皆名言也。事無論大小。切宜詳慎。子細。若應事之時。稍有疎忽。則苟且因循之弊。乘之。所謂一事苟。其餘無不苟也。可不謹哉。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著力。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惟在持守堅定。器識宏遠。精白一心。庶幾始終如一耳。(潘文恭公遺訓)

續仙傳卷下

唐溧水縣令 沈汾傳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尙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賚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錫上。封泰山。

續

仙

傳

卷下

十五

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貞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眞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迺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丹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先生之謂也。有弟子七十餘人。忽一日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眞降駕。今爲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祕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眞系等行於世。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谿、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閒步谿側、爲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翻涌、作霹靂聲。須臾、一物浮

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勞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爲。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爲膾、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爲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膾饗吾、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芝傳云、曹德休、西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卻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照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爲眞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眞巖、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眞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三十篇、備

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眞靈事迹。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祭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眞鍊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瀟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於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錄修眞之要。後出遊績谿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

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歎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常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避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谿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谿、回顧師道、却駐樵擔間、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羅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谿、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谿。目送樵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個黃瓷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滾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

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頭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嶽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人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人諸山拾薪、剗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潞洞、伏虎亦如之。歟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疑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

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二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玉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妄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於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敢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山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谿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回。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

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回。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眞訣。地仙習之、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迹參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後南遊到九疑山、湘眞親月餘、尋問紫芝蹤迹。咸言毛如谿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遂如通修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紫芝、教之以疑義、乃醒焉。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三十餘年、每焚修、卽以三蔡彭謝眞形、像貌瞻禮、仍自以管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獲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立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爲逍遙太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匡、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眞、程守樸、曾景霄、王可儒、崔綽然、杜崇眞、鄧啟遐、吳知古、皆傳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眞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道中有秦吳齊荆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事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焉。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惡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沮違、隨其性適、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吾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眞靈所集、爽然言別而化。弟子歛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

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丫童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谿。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竟日。歛之鄉里親族。以爲師道之還故鄉。若令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遷歸於問政山之陽。狀列羣情。磬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啓有厥由。於何不舉。故准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道遙大師問政先生。爲國焚修大德。賜紫。齋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羣。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道行。實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卽回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恩。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自王畿歸歛。涉江山千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日而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延之禮重。慕

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丹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節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豔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西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卽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暮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王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鼻，墜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卽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異香，及

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卻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竇南奔杭州、而竇總戎爲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搆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年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屬、一旦忽殂。而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迺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厚遣家僮回。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

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綬作長江扇。作天。輟輟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人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幘頭。冬則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盃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爲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臥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醉酣而醒。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爲蘇州牧。忽聞可雲在都市。極喜。乃延入州衙。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歷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於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見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

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惛

羊惛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爲台州樂安令、而惛幽棲括蒼山、性唯沈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日、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爲達者、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復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搨驗之、乃是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惛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惛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回翔、天清景暝、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若蒼青色、極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惛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惛歷階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惛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

擻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說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二三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識。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以學。惜曰。凡所爲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兄。一日而到。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昔人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必欲恣口腹之欲。羅列珍錯。窮工鬪巧。精益求精。既非愛物之仁。卽非惜物之道。(潘文恭公遺訓)

續仙傳卷下終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疑
仙
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加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構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論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論家不揖、論而反揖一蒼頭。論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論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論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

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論曰：攜一藥囊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卽體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論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論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論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論因受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論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論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觀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月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

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術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彤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援琴撫弄、必悽切感人。李太白聞之、就酒肆、攜手同出垆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乃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於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耶。身落魄耶。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耶。太白又曰、丈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耶。欲人樂之耶。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者、聞之卽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

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是仙才耶？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眞仙也。止一貴人耳。復況體穢氣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以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旣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爭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旣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二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旣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二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

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錄。我且處閨閤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錄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木卻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草爲衣裳。日夜勤苦於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木卻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卻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

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竝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竇。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愕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尊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終

疑仙傳卷中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詣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卽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卽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卽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卽菱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卽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櫓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五十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菱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

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他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溼。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以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畧不濡溼。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

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慧。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尙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卽可去遊。不閉目卽不可去遊耶。果曰。奈爾凡體。

也。革曰：爾凡體尙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革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遊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卽朝在玉清蓬瀛，夕居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演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尙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草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嵇山。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草衣。故人號爲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卽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煥凜冽，但一草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也。人呼我爲草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既號爲草衣兒，又

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耶？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於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草衣，呼我爲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草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翥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宛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

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變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旣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中終

疑仙傳卷下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游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任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

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鐘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停火、待輒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輒、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輒。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樹之質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煮之、即復輒。輒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輒、仍香馥滿山。敬浴沐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柏、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問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采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

一問耶。寅乃曰：昔黃帝令采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尙待至一而惑，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青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卽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如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存。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卽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卽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爲魚。由是世人以爲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於水，今既出此龍於波上，是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卽自吹之，聲調感

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卽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卽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朮黃精而得道者。尤與黃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

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於中華諸山內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幼而好道，爲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泰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遇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雁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懷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杯積叢，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於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

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乘一虎而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卽以旨酒佳肴，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卽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暎，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覩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卷下終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長春老人西遊記

自由出版社印行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長春真人、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帶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徧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攷證者。而世鮮傳本。予始從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演唐玄奘故事、亦稱西遊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一日、則相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之語。然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幹辰大王者、皇弟幹赤斤也。太師移剌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思利答刺罕者、哈刺哈孫之曾大父敗昔禮也。乙卯閏二月辛亥晦、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邱長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卽在是月。此事之可異者、當拈出之。竹汀居士記。

憶昔與竹汀遊元妙觀、閱道藏。竹汀借此鈔訖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

丘長春真人元史本傳

元史釋老傳曰、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常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躐血戰場、避寇叛城、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代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

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靈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

按輟耕錄、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修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幣同餐。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入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懷古

君子之肅風、抱眞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誓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眞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卽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衆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命。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飛年三月

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曾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固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陽戚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緣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尙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有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致禮下願。將冀一言以爲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窗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爾毀。爾

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又按青州府志。處機登州人。金季。自棲霞西入關。過益都。知事徐君館之。丘相其宅曰。此福地也。徐卽施與之。遂卜築焉。并鹵不堪飲。使弟子咀茶投之。卽成甘泉。後建爲太虛宮。今府學其地也。眞善知風氣者。

又按濟南府志。處機居常養白鶴。以自娛。故名所居曰白鶴觀。又居礬山之洞。眞宮。有殘碑尙存。相傳歷城西之大菴後。有長春洞遺跡。

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召外憂。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薄之尤也。

欲辦善舉者注意

凡欲勸人出錢。與辦一切濟人利物之善舉。一言一動。皆須以誠意行之。庶或可以動人之惻隱。所謂誠者。乃真實無妄之謂。今之欲辦善舉者。其念之哉。

善舉出名之人。須擇素有道德者爲之。庶可以得人之敬信。如其人不可多得。甯缺無濫。切不可可以不倫不類之濶人。列名其間。反減信用。

辦善舉不可有豪侈氣。前年有某善會派人至某處演劇助賑。意非不善。而辦事之人手段濶綽。漫無節制。見者以其多一糜費。卽少一賑款。相戒不以捐款交入該會。故用善舉司事。須以樸實爲主。不可徇情而漫以無業游民。濫竽充數。

辦善舉者以錢濟人。不可有絲毫之德色。昔謝綬之戒其放賑之司事。謂對於災民。須如乞賑一樣。施少欽遇人交到賑款。不論人之貴賤。款之多寡。一以禮貌接之。不敢稍怠。先進遺風。堪爲世法。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眞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眞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眞人。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眞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卒、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全、彭公義、斌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常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此疆彼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朶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眞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眞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

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按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驛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卽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聞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迎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頽，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卽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送。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關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廢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師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元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

霜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女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閣立本太上過關圖。頭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羣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閒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于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覩真人。蒙道蔭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元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塘老人張天度子眞。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眞何在泛靈樁。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峯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師謂才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眞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挈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外嘉。羣峯列岫戟查牙。

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間。有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皋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宏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羣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齋醮漸陟南宮火鍊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船清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送。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閒。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惟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刺公。因師欲北行。剏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尙且回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

溫和不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季秋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幹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刺進表回。有詔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日。雲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敕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縣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歎非元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傳元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

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一月八日啟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峴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芳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錄。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蕎里、泊盡邱垓鹹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池、地遶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回環。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尙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鯢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韓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

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湏助之、阜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敘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烟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

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枯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醢醢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韭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

里。七月。不能隱地回風坐。道法有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變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尉西廡。左右雲房。皆土無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岳多遊遍。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

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概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愁。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脚牢。橫截山天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卽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魍魎魍魎爲祟，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

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太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卽鼂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教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尙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詔。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香味。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能滋稼穡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旣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

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待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滿國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曰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縣。農者亦決渠灌田。上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橫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顚。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

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沒輦。河也。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近。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於郭東原上。即

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闌沒磴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王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曳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戰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師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

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輒刺鑲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鏡。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鏡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樓梧詞於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寶跡未諸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弱冠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鶴。塞北重宣釣巨鰲。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

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麪蔬菜，可回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并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日，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游，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尙橫陳，大漠良朋欲獨尋。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

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留數日方回。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於館，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收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旣無成，天覲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

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他路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尙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瀾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溯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觀，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霓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却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既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卽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終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門人眞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
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到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惟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其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蠱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麻斯布。屬布。六尺許、盤於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阜、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絛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氎、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鐵。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

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縻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剪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氍作衣裳。靈瓜素棧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當暑、雪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鴻。晚一作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游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瀾、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峻峻、左崖崩下、

瀾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後一作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卽夜行，過斑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旣見，賜酒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鐙燭煒煌，惟闔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數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

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於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聲也。大河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毼、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蹏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

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嘗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於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人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刺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刺汗以下。皆攜蒲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於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朽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宜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鞏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他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

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宜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廬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月、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於巽隅。又東南瀾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北一作此地間有沙陀、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陰山、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妒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冤事漸消。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

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

對上論發
生事故云。

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

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蔡志清六人次之。錢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於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神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里至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坐。俞公以蠶紙求書。師書之曰。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雞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燕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雞雁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善念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又云。

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郭。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卽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主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卽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卽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崑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渾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回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濶。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而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回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嘯。開度有緣。恢宏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觀。濟

渡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於蔚州三館。師於龍陽住冬。旦夕常往龍岡閒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邨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邨坊徧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閑中趣、得脫輪回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翻山之陽、山水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概云、秋陽觀後碧巖深、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水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遊觀。明日、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大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刺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徠西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來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入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道家

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剖入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卽住。門人恒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關。百倍往昔。乃建八會於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師旣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蓋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十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遊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剖入相公。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於再。始受之。旣而又爲頒文榜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烟。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却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一作暖風回。游人共嘆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盛。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

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於磻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觀、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真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顛、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尙有好園林。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游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回、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青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閑活計、修真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於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闕、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閑居。繼而有奉道者、持繭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

無定止。昨日歡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其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於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媿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峯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齎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一云：燕國蟾宮卽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閒人作等閒。閒人無欲近仙班。不于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元素三仙圖云：得道眞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

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圯。至於窗戶塔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於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備也。十月下寶玄。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於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濶。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殷勤。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煥。元帥張資胤者。請師游西山。再四過觀。師赴之。翌日齋罷。雨後游東山庵。師與客坐於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中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戶幾

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降、至、何一舉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震威乎、既還、五月二十有五、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熏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聖朝、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游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於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鼃鼃魚鼃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余云、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賜勅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合符契、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於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閒、微光見處跳烏兔、立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嘘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遂登葆元堂歸真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

素、武志摠等、遽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宜差劉仲祿、聞之愕然、嘆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讓至於再、清和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昔、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己、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道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淨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宜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齎糧助力、肯構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茲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締構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嘆其神異焉、

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豫告齋旬日。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羣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蛻於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人事、上下利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於天地、達於神明、噫、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於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嚮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藥、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尙未見其成書。惜哉。」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終

附錄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端。一作方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曾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戰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一作鳥鶴馭可游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願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目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嚙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底歹底、邱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觀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三

燕京行尙書省石抹公、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一作主上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回、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日。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

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
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日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
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內。一
旦回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
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
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燕京尙書省石抹公謹請邱神仙久住天長觀者。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
君子有恒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
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千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
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
法則。如或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
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虛靜先生趙道堅

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貞真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

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通元大師李志常 願真大師鄭志修
 元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綦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元大師楊志靜 沖和大師潘德沖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喝刺八海 宣差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校勘記

卷上 第四頁第六行 西南濬驛路 道藏輯要本作西南接魚兒濬驛路
 卷上 第四頁第廿二行 宣使往奏稟 道藏輯要本作宣使先往奏稟
 卷上 第四頁第廿九行 宿拂廬 道藏輯要本無廬字
 卷上 第五頁第廿一行 山天 道藏輯要本作大山
 卷上 第七頁第十四行 蒙師訓 道藏輯要本作當蒙師訓
 卷下 第七頁第廿九行 立量開時納海山 道藏輯要本立作玄

跋

長春眞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里泰山。記云。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鄂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博克達山三峯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沙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元和郡縣志。以爲輪臺在州西四十二里者。誤。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托多克。積沙成山。浮澀難行。東距阜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呼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托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趾。記云。

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水勢深濶、抵西北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答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冢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闌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闌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犁戍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里馬城。自阿里馬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尙未出金山、則謂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盦假讀此記。西城

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

長春西遊記二卷爲元邱長春弟子真常子李志常所述。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即其人也。前有孫錫序作於戊子二月。蓋睿宗監國之歲也。長春以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軔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真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親歷。且係元初之書。譯文得其本音。非如世祖以後文人著述則往往窒閼不能通者有之。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龔定庵嘗借鈔。既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庵而爲之跋。他日以示余。星伯居伊犁者數年。於時松湘浦先生帥新疆南北兩路。屬星伯周咨彼中輿地。馳驅幾徧。今跋中疏證處皆其得之目驗。其中尤有得於余心者。謂天池海即今賽喇木淖爾。證以自品河山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水勢南流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即四十八橋遺趾也。今昔情形如合符節。此爲其他書籍之所不載。非星伯身至其所烏能得之。又謂長春回時自天池海東北行至原歷金山南大河前驛路於二字之下脫去十字。此有里程可稽。其爲傳寫遺誤無疑。至白骨甸即今古城北之沙磧。陰山三峰即今博克達山。端府之端爲都護之合音。霍闡沒聲即今那林河。皆確不可易。余亟錄存記尾。星伯謂余凡記中所述在今新疆者既蠱具矣。其金山以東那林河以西則俟余補足之。噫。星伯所疏證精核乃爾。余何能爲役。顧余於

記中地理、皆當一一考之、惟足跡所未至、不過穿穴於故紙堆中、旁參互證、以爲庶幾得之耳。今具列於左。不獨以塞星伯之諾責、亦將求是正於星伯也。長春之行也、二月十一日度野狐嶺、卽太祖紀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者也。在今張家口外。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金史、撫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魚兒灤、元時又曰答兒腦。太祖甲戌年賜宏吉剌、按陳作分地。張德輝紀行云、昌州以北入沙陀、凡六驛、而出沙陀、又一驛、通魚兒泊、與此正同。今爲達兒海子、在克什克騰部落北。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陸局河者、元時怯魯連河、亦曰臚胸河。陸局、臚胸之轉也。今爲喀魯倫河。斡辰大王、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斡嶺那顏者也。時太祖西征、斡嶺居守。五月十六日、河勢遠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喀魯倫河、發源肯特山、南流及平地、始轉東流、長春由河南岸沂河西行、故不見其北來之源也。自此以下至窩里朶、數千里中、俱無地名。惟長松嶺又係漢名、不知蒙古呼爲何山、然以長春行程考之、自陸局河西南灤驛路、至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計行四十二日、窩里朶者、帳殿也。地理志、太祖於十五年遷都和林。於時皇后窩里朶、當在和林。蓋必先審和林之所在、然後可以稽其驛程之所經。和林自太祖作都、至憲宗四朝、皆都於此。然和林志、前明已無其書、元一統志、近亦求之不得。明一統志、於和寧城、惟言西有哈喇和林河而已。而於哈喇和林河所在、則又不詳。明廣輿圖、據元朱思本圖爲藍本、而於北方地理、疎漏殊甚、以昔令哥爲流入斡難河、則其他不足問矣。齊次風先生水

道提綱於和林河亦兩岐其說。蓋提綱專據康熙中皇輿圖。皇輿圖於色勒格河之北，有小河，南流入色勒格河者，曰喀喇烏倫河。其音與哈喇和林相近，不能不疑當日都城，或在此河之東，實則不然。歐陽圭齋、高昌僕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至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僕釐傑河。元人指述和林，圭齋之明晰者，斡耳汗，今鄂爾渾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爾河也。僕釐傑，今色勒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爾渾，合於色勒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記云，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哈瑞之支流也。其所謂長松嶺，盛夏有冰雪，踰嶺百餘里，有石河，長五十里者，即今鄂爾渾河東流，將會喀拉河處。河經山峽，故曰石河。雍正中，西北距準噶爾，其時黑龍江至鄂爾坤軍營者，過汗山，即西北渡土拉河，西北行，踰喀里呀拉山，乃濟鄂爾渾河。以長春行程推之，當亦經此。長松嶺，或即喀里呀拉山，已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處，是以寒甚歟。然則先自西南深驛路四程，西北渡河者，土拉河也。六月十四日過山，渡淺河者，博羅河也。其曰西山連延者，乃鄂爾渾河以西之山，故曰西山。長春於此渡河，可見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轉，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則已在厄勒墨河之側矣。阿不罕山，在金山東北，今阿集爾罕山也。鎮海傳，太祖命

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阿魯歡者，亦卽阿集爾罕山也。八月八日，自阿不罕山前，傍大山西行。又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深谷長坂，更不可行，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長春由阿集爾罕山前西行，傍大山者，卽傍阿爾泰山之東大幹。今烏蘭古木中，過青吉斯海子之北，乃向西南行，當取道於今科布多，再西南，乃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爲阿爾泰山最高之脊。所謂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者，當謂此。又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臨大河，以地約之，則大河應爲烏龍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龍骨河，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者也。渡河行沙磧中，經北庭而西，星伯跋中詳之。陰山後，鼂思爲大城，問侍坐者，乃曰：此唐時北庭。案鼂思，卽別失。歐陽圭齋曰：北庭，今別失八里也。則元時別失八里，正在於此。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彰八里，當卽此。耶律希亮傳：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反，希亮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則昌八里在今瑪納斯河之東也。自鼂思以西，惟昌八刺，阿里馬爲大城。星伯謂：阿里馬在今拱宸城北，阿里瑪圖河。余案：元初譯作阿里馬者，惟此記及洪然集有。從容庵錄序末題曰：移刺楚才晉卿序於西城阿里馬城。其他見於元史者，或作阿力麻里，或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皆卽此城。竊謂：阿里馬，本回紇所稱，自蒙古人稱之，則音異矣。再以漢文譯之，則又異矣。明時，哈密以西，付之茫昧。阿里馬，先爲別失八里國所有，後爲瓦剌所有，我朝乾隆十九年以前，爲準噶爾大酋

之庭、稱曰伊犁。亦稱其河爲伊犁河。伊犁、恐卽葉密立之轉。唐時雖有伊列河之名、有元一代絕無稱述、蓋已無知之者。準人不解載籍、蟲有托忒文字、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邪。瓦剌卽額魯特、逐水草遷徙、無城郭。所謂阿里馬城者、久已平毀。至乾隆二十九年、乃卽伊犁河北建惠遠城。今日伊犁城、非依故趾、則阿里馬所在、固無以知之、或卽在阿里瑪圖河側邪。答剌速沒鼐與塔刺斯音近、然距阿里馬四日程、以遠近約之、則是伯謂卽伊犁河者爲近。或伊犁河、在元時有是稱、若今塔刺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也。大石林牙、遼宗姓、於遼亡後、率衆西行、間關萬里、建國西土、是爲西遼。太祖滅乃蠻、殺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奔契丹、旣而襲執其罕、尊爲太上皇、據其位有之、仍契丹之號、亦稱乃蠻。事在戊辰己巳之間。閱十餘年、太祖征西域、滅之。劉仲祿持敕召長春、云在乃蠻奉詔者、此也。賽蘭城、據西使記、在塔刺寺西、四日程。塔刺寺者、今塔刺斯河也。明史外國傳、有賽蘭、在塔失干之東。塔失干、今塔什干城也。在錫林河之北、南距那林河猶遠。元時往西域之道、必由賽蘭。蓋從塔刺斯西行、過賽蘭、乃西南行、渡霍闌河。長春自十一月五日發賽蘭、閱六日渡霍闌河、又閱十一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迷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度。譯曰、尋思、肥也。度、城也。今謂之賽瑪爾罕。蓋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爲、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駐焉。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卽記所謂鐵門也。

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其來舊矣。大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覲貨邏國其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若佛父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忸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返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米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暗木河亦作阿木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刳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斯海。大雪山今爲和羅三托山自東而西縣亘千里長春之再見也其行由鐵門外別路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瀾若冰乃鹽耳蓋在鐵門山之西其西北卽大鹽池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池爲惠濟王者也西使記二十六日過納南城二十九日山皆鹽如水晶然納商乃渴石之轉長春亦於十二日過碣石城十四至鐵門西南之麓正同出山抵河上其勢若黃河西北流者其水卽流入大鹽池者也葱嶺西流之水皆會於此故其勢洶湧九月朔渡河橋而北者卽此河蓋長春旣見帝遂扈從北行矣余讀元史嘗疑太祖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傳亦云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以告陛下也帝卽日班師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

極以歸美文正。然非實錄也。唐書、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太祖西征、無由至彼。角端龍首、書契所無。晉卿何自知之。讀湛然集、晉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尋心于止耳。未嘗出鐵門也。今讀此記、則太祖追算端、惟過大雪山數程、其地應爲北印度。晉卿實未從征、無由備顧問。且頒師爲壬午之春、非甲申也。元史燕漏特甚、有元戰籍、有關史學者亦少矣。此記豈可因其爲道家言而畧之。道光壬午秋七月桐鄉程同文

徐星伯先生由示長春真人西遊記、且詢記中日食事。案元太祖辛巳、當宋嘉定之十四年、金興定之五年。前一年庚辰、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術。以本術推之、辛巳年、天正朔丙戌。以里差進一日、得丁亥。至五月朔、得甲申。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合。日食之異、在里差。記言見食在陸局河南岸。陸局卽臚胸。張德輝記、謂之翕陸連。今日克魯倫河、自發源南流、折而東北行、其曲處偏于京師西五度。許記以四月二十二日抵河南岸、行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則見食之地、距河曲六七移、偏西約二度、北極出地約四十七度。金山、當今科布多之阿爾泰山、極高約四十八度、偏西約二十九度。邪米思干城、卽撒馬兒罕。其地極高四十三度、偏西五十度。以今時憲書步交食術約略上推、是時月在正交、日躔小滿後八度奇、值畢十度。與宋志所書日在畢合。陸局河南見食在正午、其食甚、實緯在北二十五分奇、日晷高六十四度餘、南北差約二十五六分、則月心正當日心、且其時日近最高、月近最卑、日徑三十一分奇、月徑三十二分奇、日小月大、故見食既。金山偏於陸局河西約二

十七度、子時當蚤七刻奇、日晷當高五十三度餘、南北差約三十五六分、月心當日心南、日十分以減併徑三十二分、與日徑三十一分相比、約得七分、故金山于巳刻見食七分也。邪米思干城、偏于陸局河西約四十八度、於時當蚤十三刻、日晷當高四十三度餘、南北差約四十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五六分、以減併徑與日徑相比、得五分強、六分弱、故邪米思干於辰刻見食六分也。雖視行隨地不同、則食甚時刻及食分亦異、然所差不遠、已足見其大畧。里差之說、素問周髀已言之、元代疆域愈遠、故其理愈顯。歐邏巴人、詡爲獨得、陋矣。記又言、自陸局河西南行、夏至日影三尺六七寸。古人揆日、皆以八尺表、是地夏至日晷約高六十六度、北極出地約四十六七度、蓋當土拉河之南、喀嚕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記又言、辛巳十一月四日、塞藍城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錢詹事潛研堂集云、回回齋期、以太陰年爲準、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日。其所謂月一日者、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詹事之說、本宣城梅氏。今校回回術、太陽宮分年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太陰月分年三十年、閏十一日。開皇己未春正前日、入太陰年三百三十一日。以此推開皇己未至元太祖辛巳、太陽年積六百二十二、太陰年積六百四十一。辛巳白羊宮、入太陰年之第一月、而中土之十一月、爲彼中之第十月。且琳七政推步例謂之答、亦月正。回俗所言大節、其俗旣以見新月之明日、爲月之一日。又以午初四刻屬前日、則是年十一月四日傍午、適當彼中之正旦。詹事之說信矣。并書卷末、以質之先生。陽湖董祐誠。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黃白仙術
正宗秘傳承

志
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影刊承志錄・漁莊錄例言

蕭天石

一、本書爲上海翼化堂書局藏版，自道言五種中選刊。著者彭太華真人，累世學道，家傳修煉，復於鐵柱宮遇真師悟玄子，授以黃白仙術，助其內修，終至及身成就。並傳此書於世，大闢謬說，曲暢宗風。復經霍童山人陶素耜仔細校訂，卷末附山人辨惑十五條，地元神丹大道之旨，盡萃於斯矣。

二、本書共三卷，上卷總論丹道大要，中卷詳述二十一條目，下卷細述九轉次第。凡關於鉛汞斤兩，池鼎火候，五行陰陽，生尅制化，養砂節序，結胎乳體，固形煉神，歸祖朝宗之法，莫不言言皆訣，節節通玄；黃白正宗之微妙，幾洩盡十之八九矣。銅符鐵券之法，旌陽祖師而後，千餘年來不絕如縷。彭真人繼絕起廢，其本書並可爲黃白術派仙籍之冠。

三、本書著者除吐露其所得真傳口訣外，對以往仙真所述地元正道之著作，亦復廣爲徵引，詳加釋證。如洞天秘典，秋日中天，黃白直指，黃白破愚、漁莊錄、金火歌、金穀歌、黃白鏡、金丹三論、夢醒錄、地元真訣、石函記等書，其精要關竅處，無不博採詳詮。故讀此一書，實有如盡讀黃白仙術派諸書矣。碧蓮道人曾盛稱此書爲

各書之首，非諛詞也。

四、黃白仙術，世多譏爲左道旁門，此在誤於盲師之邪說邪行，未詳加考證所致，若夫黃白之正宗大法，無不可入聖通神。夫求黃白以證大道，主在內修其心，外積其德，而以致中和以達天人合一爲總綱。呂祖謂：「總要志聖人之志，行聖人之行。日日改其非，時時去其偏。靜則致中，務令虛靈不昧，以復天下之大本。動則致和，務期發皆中節，以全天下之達道。方可以求黃白之道。」太華亦云：「欲煉黃白以證仙道，必先立神仙的心志，養神仙的性情，學神仙的氣度。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切善行，事事必要做的至善處，驕淫貪癡克伐怨欲，一切不善之習，件件必要拔盡根株。方可與衆仙同處。」睹此二則訓言，卽知黃白仙術正宗大道之梗概，而並非五金八石之謬說也。

五、霍童山人陶素耜之辨惑十五條，總詠下卷長男衆子標題一首，仍如承志錄，一以清眞爲主旨；正如碧蓮道人所謂補所未備，辨所易淆。於是地元玄旨，更得明白易曉，條暢貫通。而爐火象言，皆可束之高閣矣。

六、本書卷末刊印漁莊錄一書，凡三十章。是書見古今圖書集成著錄，內論鉛汞眞假，坎離交姤，五行虛實，陰陽火候，築基煉己，採藥服食等，莫不窮闡玄理，大洩妙用。因本書引漁莊錄不少，故特附刊俾讀者得窺全貌，並藉此可以破除迷誤之闡，

識丹道之要，而免於盲修瞎煉，皓首無成也。

庚子重陽日文山遜叟於新店石屋草堂

承志錄序

地元神丹大道。先取白金為鼎器。凝結地魄。招攝天魂。銅符鐵券之法。旌陽而後。千三百年間。寥寥無聞矣。太上慈悲大願。廣度後昆。恐絕道脉。次之又立銀鉛砂汞一途。採先天之鉛。伏後天之汞。與內事金丹作用相符。煉氣比之煉已。配合一道。採取一機。溫養脫胎。一轍轉修服食。上接乎神丹。亦匪有二。但工夫煩瑣。造化幽玄。不比神丹簡捷。自非親得真傳。洞曉河洛理數易象互藏者。不能知生。剋制化浮沉老嫩之妙也。近代仙真著作頗富。如洞天秘典。秋日中天漁莊錄。黃白鏡金丹三論。夢醒錄。黃白直指。黃白破愚諸書。皆顯揚妙道。確指坦途。而求其藥物配合。火候節次。事事委曲詳盡者。則以承志錄為稱首。上卷總詮大要。中卷製造二土。下卷九轉次第。詠之以詩。詮之以註。其言曰。鉛中之魄。非汞中之魂。不能追。汞中之魂。非鉛中之魄。不能住。則藥物之清真也。終一百四十四兩之數。而水火之氣方全。盡三百八十四銖之稱。而兩弦之氣始足。則配合之傳勻也。五色雲中月吐華。癸生急採傳言久。威光鼎內火如雲。三

十六時金電走。則火候之應手也。煉鉛如粉火如塵。產出真鉛。靈又靈。五漿養就。皆歸祖。起自刀圭次第行。則節序之周詳也。惟太華宿具慧根。家傳修煉。故於鐵柱宮遇師授道。遂能曲暢宗風。若此。洵入玄之寶筏。度世之金針也。陶子素粗。細心校訂。補所未備。辨所易淆。又極始終融澈之妙。閱此一書。則凡爐火家言。皆可坐廢。余甚嘉之。古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書立言也。而德被斯人。功垂萬世。三不朽事業。畢萃於此矣。

碧蓮道人題

承志錄跋

丹道非為富貴計也。以之成己。則內藥之助。服食之靈也。以之成物。則濟世之事。贊化之功也。仙師著書垂訓。昭示後昆。往往言理則詳。而於五行之順逆。配合之銖分。采取之老嫩。投煉之吞吐。關度之細微。藥物之生熟。二土之奧妙。火候之陰陽。每托之腴辭隱語。學者無所從入。一生好道。不得其門者多矣。平陵彭太華先生承志錄。上卷詩註七篇。總論丹道。事理貫通。中卷詩註二十四篇。

造土之條目也。下卷詩註三十三篇。養砂之節次。池鼎之精密也。其言戊土也。則水火情親。分胎轉煉。數足九陽。金成紫粉矣。其言已土也。則祛陰煉陽。栽培博厚。華池再會。紫粉成金矣。至於結胎沐浴之事。固形乳體之方。煉神卸甲。滋魄數魂之妙。防陰歸祖。朝宗寶匱之法。言言次序。節節通玄。丹道之微妙。已漏洩十之八九。間有未肯露者。余少為補之。自有丹書以來。無若斯之明晰而條暢者矣。蓋先生得訣歸家。作書呈父。故以承志為名。而言之倍親也。夫造士養砂。雖非上品神丹。實係地元正道。死砂死汞。固屬難圖。死銀死鉛。尤非易事。火逢金死。木逢火死。尚有人知。金逢水死。水逢木死。有誰能識。詎知水不死。無以成金。金不死。難云鼎器。四象皆凡。體耳生者。必制其死。死者必煉其靈。自然脫凡成聖。而造化在手也。余承師授。歷有年所。向蒙問答。機緣於瓊瑤。今復悅可真諦於西河。通微達化之處。多取承志錄為證。第白雪陽春。曲高和寡。因緣不偶。大器難逢。老之將至。晨夕疚心。誠恐派自我絕。必致負道負師。故以金汞返還之道。證之大要玄膚二書。寄之來同。悟真二註。復取承志錄。綴而傳之。

附述辨惑十五條。長男衆子標題一首。以暢地元之旨。還丹之要盡於斯矣。魏公曰。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余亦猶此志也。後有志士。獲睹吾書。詳真詮於章句之間。悟口訣於論斷之下。內外丹法。一如同堂之指授。而斯文其未喪也夫。

康熙丁亥仲春老聖壽日

霍童山人陶素耜題

彭師原序

自古仙師假黃白之術、為內修之助。丹經子書、彰彰可攷、非浪傳也。今人多因世不偶見、遂指大道為荒唐之說者、謬矣。蓋道之不行、有由然也。求道者貪心嗜利、為師者蓄奸行騙、致使有道之人、珍重勿洩、有志之士、迷惑蔽錮。此道之所以不聞也。苟有篤志精修、朝乾夕惕、終身勿忘、無欲而求、不為盲引、自然一誠感格於蒼昊、而祖師有點頭之許、不得之於在己、必得之於後人。嗚呼、人自負道、道豈負人哉。家先祖矢志玄學、不竟乃志。家君髫年、收其遺書、遂切企慕。薄視功名、竭產勵進、久暫一致。後以家難疊興、迺遭萬態、未遂素心。迄今年逾古稀、猶拳拳也不佞、幼侍家君、心切願學、緣習舉業而未暇。及年二十、有九患羸、疴之疾、足心如刺、步履甚艱。養靜毘陵天寧寺中、遇丐僧甚穢、手患楊梅、九顆持歸、食之腹中隱疼、俄頃而精神爽裕、復出塵遠堂尋覓、而僧往矣。舊疾乃痊、筋力加倍。竊謂是必奇遇、始勵志玄宗、艱苦不避、奔馳數載、冒險蹈危、未敢少懈。歲庚辰、為友人招覽羅浮南華之勝、得憩洪都鐵柱宮、瞻羨英爽、興懷弔

古邈遁道士狀貌清修言辭端確因請名氏而告之為悟玄子也盤桓終日各吐真實余因告以性命之故彼顧俛首太息憐其誠惜其遇遂出丹砂靈藥相示而授以黃白之術是俾余內修之助也其間藥物配合火候制度委曲詳盡誥誡諄切余感其恩而懷其訣歸試有驗進以告家君願知其所自傳家君以年高健忘命以筆狀條理可備觀覽因述其得諸師證諸經者作詩六十四首綱領條目秩然不亂典顯易知更摘經書詩論之精切晚暢者分註疏之夫固老親見志起悅初非敢沽名以誇世也況此豈不佞之德足以致之哉惟先祖之專誠家君之懇切而昊天祖師授此報之吾故曰道不負人也書成因名之曰承志錄吾儕或不以德輕言非而深棄焉雖不敢曰黃白之龜鑑亦可少資開悟以破盲師之惑爾

萬曆癸未重陽日

平陵太華山人紫玄彭純一頁文序

承志錄目次

序三首

跋一首

首卷

呂祖訓求黃白法

呂祖合習和情煉性功過格法

彭太華訓

二段

上卷

律詩七首

中卷

絕句二十四首

補註二首

總詠二土標題長句一首

下卷

絕句二十五首

補註二首

補二首

詠制度器皿絕句七首

總結律詩一首

附集

辨惑十五條

詠長男諸子標題長句一首

承志錄卷首

平陵太華山人彭純一貞父編次戊申秋

呂祖訓求黃白法

世有不信黃白又有妄信黃白者。皆由未獲承志錄等書以考證之故耳。有是書出。則彼之夢不難於速醒。而其非亦可以自知矣。第有知求黃白之真傳。而不以修心種德為要者。其人甚多。其堅難破。吾有度盡眾生之願。因不自惜唇舌。為爾等明辨之。夫求黃白而何必以修心積德為要也。蓋黃白一事。太上留為後賢助道。非為世人富貴謀也。故欲得黃白以成大道者。要必內修其心。外積其德。有可以享長生之福。而後上天與以黃白。而為內修之助。不然者。心非聖賢之心。德無聖賢之德。猶是庸夫俗子。仍為惡徒罪人。上天賜爾黃白。何為哉。此理顯而易知。而諸生每不深信者何也。以為求道只須心切功行。可以後補耳。詎知成道全賴乎功行。而所謂求之真切者。謂勤苦修心。積德以感格皇天。非徒思慕真切之謂也。如徒思慕真切而可以得之。何以古今來朝夕思

慕黃白者不少而得其真傳者寥寥也。試取而譬之。譬之仕途中。三元思慕真切者。豈少也哉。而何文昌帝君又不與之以三元也。由此以思。即可知修心積德。為求黃白之要務也。明矣。如謂家寒無力作功德。而遂不積功德。此又差矣。蓋所謂功德者。非盡以財為之也。爾無財。不克作銀錢之善。豈筆與口力之德。俱不能積。聖賢致中致和之學。俱不能體。孝弟忠信之道。俱不能盡。自己之偏見氣質。俱不能化乎。嗟。以此能為之事。而猶不為。豈足以授黃白而了大事哉。實維妄想自誤。此生也。吾今為爾道破。有志斯道者。求訣之心。固宜切。而不可徒切。其空求之心。總要志聖人之志。行聖人之行。日日改其非。時時去其偏。靜則致中。務令虛靈不昧。以復天下之大本。動則致和。務期發皆中節。以全天。下之達道。真師之不遇。惟此自勉。口訣之不得。惟此自勵。大緣之不就。亦惟此自反。虛心下問。不執己見。如此以求。仙師斷未有不遇。大法斷未有不得。而烹煉斷未有不成。不如此以求。縱有苦心而上天。不許。無論聖師不度。即得其傳。而燒煉必不能成。終亦空想而已矣。試觀世之跋山涉水。苦訪斯道。而卒不遇。

傾家破產。苦煉此丹而竟無成者。無地不有也。有志之士。曷其奈何。弗省。

呂祖合習和情煉性功過格法

鍾離祖曰。世間學道。一切因緣。莫非天授。半點不由人力造作。故丹道非神助。不成而上神。非功德不感。茲編所載和情功過格。致和工夫也。煉性功過格。致中工夫也。此參贊位育之事。乃功德之極大。而神天之所最重者。奉道之士。豈可不盡其日行之功乎。顧合習二格。自有合習之法。不知其法。跬步維艱。得其要領。頭頭是道。其法為何。在明乎動靜之理而已。凡人之身。雖閒。要不能有靜。而無動。而人之事。即多。亦不能有動。而無靜。靜則用致中工夫。動則用致和工夫。兩格兼習。不得待身閒而後持。以身不閒而不持也。然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又不可不知。何謂靜中有動。即如閒坐靜也。斯時則習煉性功過格。務令真性不昧。一念不起。而致其中。閒坐時。忽有人以急務來相商。我之應答。便是動。斯時則習和情功過格。務使辭氣從容。仁義滿腔。而致其和。應答畢。仍然煉性。不要思念其事。何謂動中有靜。即如往某處會人。其先必起心。起心動也。斯時則

習和情功過格。而做致和工夫。務令我會人之心。純是為公。不為私。為義。不為利。發心欲去時。是動。及其行也。則是靜。斯時不可東思西想。惟習煉性功過格。而做致中工夫。及至會着某人。與之言語行事動也。斯時則習和情功過格。務令所言之話。所行之事。悉中節而無弊。言行訖。又是靜。即止念。習煉性功過格。不得留戀。閑談。尤有時本動極。而又純是靜者。如座中有羣輩談笑。或狂言浪語。或弄妓詠歌。此全不干我事。乃我之靜時。正好煉我之性。而致我之中。斯時則習煉性功過格。不可為俗塵所染。由此以推。時時刻刻皆有動靜之機。在在處處無非用功之地。總之事來則致其和。事去即致其中。無論處靜處喧。或坐或卧。惟以二格自勉。一時不可闕過。片念勿許他適。始而惟求功多過寡。久之自然有功無過。至於功過渾忘。則吾之中和自致。而天地萬物自位育矣。人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不謂仙佛而謂之誰。故二格乃中和之捷徑。修仙之要道也。道君曰。功過一格。最能超凡入聖。能積久奉行。即未敏我者。亦得感格彼蒼。發大憐憫。默加福報。况敏我者乎。然積善之道有三。馬。有行其善而不知其為。

善者。有行人所難能之善。而不自以為善者。善之善也。有知其善而勉強行之者。有行其善而存其念者。平常之善也。有圖善之美稱。必行人所知者。有小善行之。大善則不能者。有過不改。第行善以希福者。不善中之善也。善之一念。不同彼蒼之報應。有別。亦各從其所修之輕重。而應之習功過格者。由平常之善。以幾於善之善。慎勿為不善中之善也。庶乎功行易滿。而仙道可成。又功與行有分。而積功累行。亦有法。功在事。行在心。舍己饒人。忍辱耐魔。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百行孝為先。凡事在父母面上加功。用力省而積累多。鍾離祖云。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走不前。功行兩全。雙足備。誰云無分作神仙。彭太華曰。欲煉黃白。以證仙道。必先立神仙的心。志養神仙的性情。學神仙的氣度。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切善行。事事必要做到。至善處。驕傲滿假。克伐怨欲。一切不善之習。件件必要拔盡根株。異日上天。方可與眾仙同處。朝見上皇。青華上帝有曰。學道之士。以濟世度人為本。分事不單為自己。一個長生不死。分明要做三途八難六道。四生無數。含靈一大父母。見他受苦。如己親。嘗見他。

痴迷如己。陷溺必得。有如此慈悲。如此切願。則修持之際。自然眾神來現。諸神拱持。惟恐其道之不成。真至言也。煉黃白者。尤要輔眾同類。成道方得。諸神擁護。蓋上天開此黃白一法。原為寒士內修之助。苟得黃白而不度。可度之同類。只徒一己上昇。大非神天之心矣。其烹煎斷斷無成。可不戒哉。

彭太華曰。事事物物。皆有個至善之地。奉道之士。須要辨得清。認得真。方知下手涵養。造到聖域。不然。不知至善之地。下手工夫。便差。如何得到止境。試以一事言之。懶道人曰。凡人以橫逆相加。只覺自我開起。眾生罪障。咎我憐人。方有意味。為大慈悲。如云。自反有禮。不與為難。即非天地覆載。何德之有。咎我憐人。此處橫逆之至善也。先若認得下手。即從此涵養。養到自然。便得止境。若先認不得此。只從不與為難。涵養縱令養到自然。終非至善之地。是以大學之教。必先知止。而后能得所止也。

承志錄卷上

平陵太華山人彭純一貞父著
會稽霍童山人陶素耜存存子校

一 蘇成道在種德

黃白真機世罕知。皆因貪利反遭虧。方流造作終無益。妄念營求總是癡。欲覓丹財為道助。須修德行與天齊。仙經反覆多滋味。莫謂陳言廢看書。

此詩總論勝事。非凡心俗志可求。惟功高德重可冀也。夫黃白者。明鏡匣云。乾黃坤體白。黃白藥無比。只用黃白精。不用黃白體。黃金硃砂。父神存於離。是謂真火。白金水銀母。精藏於坎。是謂真水。是故黃金為德。植發育之機。萬物由此而生也。氣也。水中金也。白金為形。司肅殺之權。萬物由是而成也。形也。水中銀也。用黃以補砂。汞之陽魂用白以立砂。汞之陰魄砂汞得黃白之真精。感二五之正氣。融結形體。永成至寶。得非太上金種金兮。銀種銀之謂乎。世人以凡世金銀為黃白。去道遠矣。故其真機玄妙。舉世莫能曉悟。蓋

緣仙師留下助道。非與貪夫為富貴謀也。世人不明此理。不辨邪正。惟知好利輕信。方流竭財。費產多遭虧折。豈知方外之人。志在誑財。原非為道。巧設奇言。粧成放浪。欲人輕信。頑心妄作。無益有損。況求事之人。不念性命。只慕榮華。萌心先妄。終成癡愚。有志之士。欲覓黃白丹財。為內道之助。必須立心制行。不愧不怍。自然昊天不負。祖師點頭。不期而遇。鬼神相通。丹經潛玩。句句真機。篇篇真訣也。若云不可書上求。只願口中授。是落方流套矣。殊不知傳道者真師也。印證者仙經也。不然。是非莫辨。總為無益。至若金穀歌漁莊錄。秋日中。天洞天秘典。黃白直指。黃白破愚。六書一字一句。不可苟且抹過。又不可執泥一條。而不融貫全文。以犯時弊。庶得之矣。今之學者。俱以一書為一事。而不知下手有煩簡。成功有遲速。至藥物配合。初無二理。六書之外。以假亂真者。紛紛慎勿濫及。以增疑惑。況六書透徹玄旨。無有出其右者。使非篤志玄門。深探道妙。未有能盡意言之表者也。

燒丹道理最幽深。下手工夫着意尋。藥物清真明戊己。陰陽配合定錄分。氣精交感功通聖。魂魄相拘妙入神。兩物直須齊毫釐。力圭次第陰兒孫。

丹門爐火理非粗淺。全賴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凡生尅制伏進退抽添。作為玄妙機未易窺。學者必須細心參訪。得遇真傳實授。方可下手。以冀有成。藥物者。真鉛真汞也。無一陰之謂清。能變化之謂真。不清則不真。不真則不足以變化也。戊土乃鉛中之精。謂之真父。水生金也。己土乃砂中之液。謂之真母。火生木也。二土俱以清真為奇。水源既清。制火易伏。純陽無陰。始可乃用而已。土之功尤大焉。故水中有金。先天之乾金也。金藏水中。陽微陰勝。故以離火尅之。則木載金浮。是為戊土。火中有木。先天之坤土也。木藏火中。陽包陰體。故以乾金合之。則木受金尅。是為己土。戊己二土分則為土。合則為圭。經曰。從紅入黑。得水內之金。煉黑入紅。得汞中之寶。此正合欲令鉛制汞。先使汞迎鉛也。大丹記云。欲得烏肝。先求兔髓。其斯之謂與。除此戊己之外。更無死砂死汞之藥物也。一犯五金。并用雜類。則不清真矣。烏能有益。藥物既

明當知配合。配合不知。則陰陽無相乘之妙矣。故六十四兩。乃鉛用四九之機。七十二數。合金水同宮之妙。終一百四十四兩之數。而水火之氣方全。盡三百八十四銖之稱。而兩弦之氣始足。此丹道自然之配合。仙師秘隱之玄機也。氣精交感者。金丹以鉛汞為大藥。以精氣為妙用。精藏於坎。抽坎中之元陽為煉精。氣產於離。補離中之真陰為煉氣。神具於土。合坎離而成乾。為煉神。精不得氣。則不出。氣不得精。則不住。神非精氣凝結。則不靈。金丹有入聖之功。全仗精氣交感之妙也。秋日中天詩云。大藥無過氣與精。坎離二象結交成。鉛因火逼。精方出水。賴金調氣。始盈日月。互垣憑煖。煉陰陽得類。自和平。直須黃老分胎。去化作刀圭次第行。而論又云。精藏坎戶。西北主之。氣產離宮。東南主之。蓋坎中有金。金情戀木。金為火逼。則從木。泛然而上浮矣。浮則為金。沉則為水。仙師則取其金而去其水。離中有木。木性愛金。木因金尅。則伏火的。然而流形矣。伏則為汞。飛則為汞。仙師則取其汞而去其水。故以坤交乾而得金。煉成戊土。是謂真父。以乾交坤而得木。是謂己土。是謂真

母戊己二土實金丹起手之要藥。使不知精氣之玄。交媾之妙。而欲求丹砂之就者。斷斷乎其不能矣。魂魄相拘者。後天為離。先天為乾。故己土為天魂。先天為坤。後天為坎。故戊土為地魄。此等魂魄。人皆知之。若夫陽魂陰魄。藏於互相制伏之中。則未有知之者。蓋鉛中之魄。非汞中之魂。則不能追汞中之魂。非鉛中之魄。則不能住。始則將魂攝魄。終則以魄制魂。金丹入神之妙。在乎魂魄相拘也。秋日中天。詩云。日魂月魄。不難知。魂魄分明在坎離。魄是坤宮金虎液。魂為乾金木龍脂。魂須借魄擒。朱雀魄亦資魂制。黑龜魂包藏天地髓。個中煉出大丹基。而論又云。魂屬離南。先天之真火也。是為庚金。為天魂。而為日之光。火化為土。己土值之。魄屬坎北。先地之真水也。是為辛金。為地魄。而為月之精。金從於木。戊土專之以魂投魄。采天一之真精。是為魂制水金也。以魄合魂。結地二之真液。是為地魄擒朱汞也。陰陽兩相交通。魂魄互為室宅。故仙師先取坎中之元陽。以立大丹之基。而必投之以木液。陰返坤宮。而陽華自生。煉成戊土。次結離中之真陰。以發大丹之用。而必構

之以金精陽還乾舍而陰精自凝制成己土魂魄交結乾坤合成而大藥在乎是矣兩物皆戊己也若戊土之陰不絕己土難成己土如不煉陽難生靈嗣黃白破愚云他無玄妙妙在無陰黃白直指所謂大都兩物精神老精氣詩所謂直須黃老分胎去其義精矣兩物既臻耄耋而刀圭已凝誕生聖嗣子子孫孫俾沾祖氣是九轉丹成全藉此二物之神異也如此大旨人未易曉故次第精詳備諸條目

三 詳真父

父本乾金水內尋投之木火自相親結胎半晌夫妻相去癸三番子母烹母生靈嗣憑真氣子度陽關藉至精不特流芳蔭諸子若逢七返用尤神

砂感鉛金之氣而含胎孕子故以坎北真金名為真父但坎中一點真金本是乾宮走坤來被水外蔽不能自出故投之以震木木中有火火剋水內之真金而金情應木猛烹極煉之下金隨木氣而上浮是謂水中之金而為大丹之父也采金歌云惟有同類情相親惟有木火為至要秋日中天云要將

水大打成團。皆此謂也。結胎者。真鉛真汞。本二氣交結而成。金木相戀。煉氣
采精。只在片晌之間。結成丹基。如漁莊錄云。金公脫卻皂羅袍。姹女便來交
素體。即秋。日中天。所謂夫妻交姤。金方出也。然結胎之後。清濁既分。真金之
內。陰癸未盡。故必兌金為母。坎水為子。子母同宮。三番煎煉。數足九陽。癸氣
盡絕。方就戊土。纔可配砂。以制己土。若少含陰。配砂無用。此之謂子母烹煎。
水自乾。漁莊錄云。采得水中金半斤。陰陽池內兩翻騰。三番煉就九陽數。朱
崔又與龜相爭。洞天秘典云。若是九陽功不到。卻從何地起丹砂。即此意也。
母生靈嗣。乃真母己土也。非兌金之謂。己土含胎孕子。全仗乾金制伏。變為
純陽。方能變化。子度陽關。是震木初子也。父雖不能抱子。而賴真母養育。然
脫胎之後。必須過關。而賴先天氣煉。以使陽氣堅凝。方能靈異。轉生子嗣。流
芳諸子者。子子復歸母。匪母之氣衰。以金補之。此之謂矣。七返尤神者。丹砂
六轉六陽已備。則一陰復生。砂汞防返。必得鉛金配伏。方可萬全。故功尤神。
種種妙用。不能盡述。世人紛紛好道。卒至破家蕩產。白首無成者。良因不得。

真師之訣也。故呂祖垂憫無知，特留一歌，以開後人，倘有大福大緣，精誠參悟，一旦豁然，則事成反掌矣。歌曰：祖師傳下靈砂丹，道理雖難法不難。未死硃砂先死汞，未乾砂汞先乾乾。砂裏汞號先天氣，若無祖氣枉徒然。會得土釜追鉛氣，三朝兩夜運周天。運周天火足完，養得赤鳳變青鸞。胎完借氣成真體，正是用鉛不用鉛。鉛是丹，丹是鉛，採取金花棄卻鉛。識得煉鉛休再問，貫徹丹經千萬篇。秋日中天云三十二斤黑鉛水，六十四兩汞配水火成團藥。祖宗煅煉功完天地位，甲壬乙癸何所成。西家少女為姻對，五百七十六數終方得。八兩真鉛氣，陳自得云月朗無烟真死汞。火炎作汁類凡鉛，凡鉛死汞焉能死。死汞何堪藥妄傳，金火歌云四斤黑鉛水，八兩汞配四九三十六方得。半斤氣，漁莊錄云鉛池種母非煉母，將母配鉛成戊土，煉得鉛枯氣自生。須將此理從頭悟，日紅月白是真機。幾個聰明幾個知，鉛遇癸生須急采。莫教望遠十分遲，不可太遲莫太早。要知老嫩討分曉，采得真金果是金。奇形異狀世間少，又云太上老祖分明說，鍊鉛如粉又如塵。以上諸

書詞若矛盾。理惟互發。皆為煉鉛妙旨。至於采金歌實實下手。字字不虛。可見真聖仙師。莫不留意於此。真有見於用鉛之難耳。故范師云。丹頭只在鉛中出。識得煉鉛方可求。誠格言也。或有執漁庄錄用鉛。只在片時間意。而以凡鉛煎煉。看其火候。種之以砂。製造天畹。退去鉛陰。抱養子砂。其餘更不用鉛。竟不看下文。詩云。入了陰池。不等閑。是何緣故。又云。陰陽池內兩翻騰。又云。煉得鉛枯。氣自生。豈誠只在片時間也。夫坎中之金。被水外蔽。陽池煎煉。投之木火。金木相戀。片晌之間。木載金浮。結就丹基。分胎之後。復入陰陽池煎煉。制成戊土。名為真鉛。以此制離中之火。化為己土。戊己二土。正大丹起手之妙藥。自陽池結胎之後。更不以凡鉛為用。故日用鉛。只在片時間也。若以水銀種活砂。則鉛為真陰。未善飛揚。求其聞氣而死者謬矣。間有幾存必然。滿腹含陰。欲其不盜母而生子。寧有是理哉。學者當深思之。

四 誦真母

疏珠是母住南園。性好飛騰不受煎。配以金郎形始定。煉須兒母體方堅。胎生

初子多恩澤。教令諸孫。一氣傳。不向箇中求。化育金鉛金母。總徒然。
夫汞自砂中產出。而砂為母。故以離南真火。名曰真母。理之自然。晬珠者。火
中之木液也。呂祖云。晬為先天真火。至真之汞。性似一團火。情如一溜烟。見
火飛騰。不受制。煉若不得。乾祖坎陽真一之水。以制之。終不能成其妙也。招
攝傳變。化化生生。必合用。後天兌母方全。其功故仙師取火中之木液。配以
坎中之金精。金中有水。水能尅火。真火遇金。則伏火。伏為晬。晬乃合戊己而
成。去戊留己。復以兌金煉陽。而擒汞。汞感乾陽之氣。而立死。除此己土之外。
更無死砂。死汞之藥也。得不謂之真母乎。秋日中天云。晬珠是火性飛揚。惟
有真鉛。所配當戊土。烹調令氣足。兌金煉養得形。剛陽還陰。窟名神母。坤變
乾。爻作藥玉。要識箇中奇絕處。金烏端不在扶桑。誠為千聖秘藏之旨哉。假
使徒識晬珠。而不以乾金配之。是不以真水制真火。百煉千燒。總不成也。不
以兌金煉之。是不知若要水銀。無畏火溫砂。直到作灰塵也。求其有明。乾立
點之效。其可得乎。真母既成。胎生初子。而超脫之間。節節要資真母。真母深

恩厚澤。是誠多矣。諸子成形之後。務令轉轉歸祖。一氣相傳。不可少也。若不
求真母為丹基。縱有金鉛金母。為大丹之要藥。即以抱養砂汞。是不得其類。
事難成真。縱然勉強制倒硃砂。終屬含陰。不免盜母。制為天疏。靈氣散盡。止
皮賴有母氣。亦能煎竇。雖小有成。終無大用。再干鐵器。頓成頑鈍。枯朽
之物。勞力費財。何益之有。更有方流。指凡曉為疏珠者。地獄種子也。

五 誅虛母

西方白虎。采鉛華。金火相。玉暈紫霞。去癸真金。全賴此煉陽神火。實堪誇。初胎
木子。功為重。七返青龍。用更佳。果熟殘花。并敗葉。收來培養。續河車。
西方白虎。乃兌金。采水中金。煎煉九陽。是采鉛華也。始焉母子交煉。終焉金
火互烹。乃能陰盡陽純。色暈紫霞。體凝金液。誠哉紅綾餅也。坎中之金。欲成
戊土。以立丹基。必賴此以煉聖胎。離中之火。欲成己土。以為丹母。必藉此以
煉陽神。初子賴真母。養成靈胎。必須乳哺。而其功為重。砂逢七返。不特金鉛
祀養還土。兌母制伏。而其用始全。且戊己二土。生養聖子。子成之後。則二土

為殘花敗葉矣。然子子必歸真母。是瓜熟而尋敗葉也。真母抱子之餘。復配真父養氣。是藕生而覓殘花耳。直指云。瓜熟纍纍。尋敗葉。藕生簇簇。覓殘花。蓋詠此也。但此二物。雖彼此相須。尤必兌母培養。方能氣足神全。河車始靈。轉運不已。故兌母自九陽之後。乳哺之餘。當共三家相配。永不孤寒也。謂之庶母者。以離南真火含胎孕子。名為真母。能生而不能育。欲求子體成真。必假後天乳哺。故西方兌金。名為庶母也。漁庄錄云。認得兩個母。分明自然母。聖胎亦靈。教養成。人同一父。三個一樣恩愛。深旨哉。秋日中天云。兌居西方。質本後天。有質無氣之物也。但可假之以作鼎器。以奪鉛中之金氣耳。惟其受死於子。故煉之真水。以益其陽氣。敗絕於午。故始之真火。以采其金花。以四九之金。合三十六斤之水。分池煎煉。數足九陽。入池不可偏枯。采取察其老嫩。銀中陽滿。自外赤而內黃。鉛內陰消。庶形剛而體壯。木賴之以乳哺。火賴之以煉陽。水賴之以消陰。大有補於丹道之用者。故曰無母不成。有母不靈。而詩又云。位列西方屬後天。仙師假此煉真鉛。取將北海烏龜體。化作瑤

池白虎。涎花簇錦盤。宜采。取藥投神火。莫遲延。數終九九陽華足。產出金酥。玄又玄。是誠有真見矣。世見有宜采。取莫遲延之句。遂以銀鉛交煉。馴至九池。候其花生。以砂作球。投入母中。收攝真氣。豈知母面生花。但有陰魔。全無陽氣。而况炎燄未收。生砂入火。汞走銀飛。寧復有真氣存乎。是誠可笑。復可哀也。然須知煉母不止為母也。范師云。只因用母要通靈。故向鉛中取精液。是為母矣。又云。鉛池種母。非煉母。將母配鉛成戊土。是為鉛矣。夫銀奪鉛中之陽氣。陽滿而陰質自消。鉛尅母內之陰精。陰絕而陽華自現。如是鉛始枯而乃靈。銀方剛而不弱。所謂一餅能開兩樣花也。古詩云。要煉九陽母。須采坎中金。要知煉母法。陰陽池內尋。斯言盡之矣。迺有邪徒。牽合己意。妄作庶母藏金訣。插入漁庄錄中。取人傾信。誤己誤人。深可痛心。又有狂流存心欺騙。欲人易從。設言丹事不用母。是誠魑魅魍魎。造妖捏怪。迷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其可免雷霆之殛乎。入道者察之。

六 誅長男

青龍伏性感金精火母生來氣始靈乳哺務求神滿足添精應在體堅凝過關起脫宜加意插骨追魂要細心轉制但令凡氣釋孫玄接踵盡超羣

長男者初子丹砂也。今人執泥只認硃砂為火水銀為木。惟指水銀為青龍屬震。故為長男。豈知土之養砂。即所以養汞。且為初子起手。其為長男也。宜矣。然欲造九轉之妙。必先感先天真乙之氣。以立其胎。再施煉氣烹精之法。以伏其性。然後吸戊己之精。以固其形也。吸戊己之精者。丹砂腹抱真汞。其性屬木。非火不焚。其形如水。非土不尅。故仙師采坎中之金。煉成戊土。去制離中之火。火化為土。是為己土。雖則去戊留己。而戊中之金精已含於己土之內。煉陽之後。以之養育初子。木得火而焚。水得土而燥。且奪坎中之金。以尅木。是謂汞傳金氣。又為母氣。初傳子真氣。一通靈。變化莫能禦。使不用此真母養子。而或以鉛抱汞。以銀養砂。則砂汞陰精太重。見鉛盜鉛。見母盜母。縱然制死。非類相從。氣體不靈。為之何益。經云。若不經真土。何能退巨鱗。真箇中消息也。砂既結形。方施乳哺之功。以足其氣。乳而復乳。務使神全。方可。

煉神。勿以煎足而遂止也。煉神之後。形體堅凝。欲令脫胎。難開金甲。須用補之以真精。謂之死中用活。使其透徹肌體。而衣衫易解也。若非煉神極堅。砂體不竭。則不相入。宜超脫之內。有養藥養氣之功。一節不全。難言入聖過關之後。有插骨追魂之用。一著不妙。事豈通神。其間互相配養之細微。交合轉煉之委曲。已悉其五六於條目中矣。然插骨追魂者。初子過關。名為真鉛。非此二著。則胎元不靈。神未純陽。欲其化金液以誕二子。其可得乎。真機玄妙。諸書未嘗漏洩。惟黃白破愚云。陽池以插骨。陰池以追魂。汞如是。砂亦如是。黃白直指云。更有陰陽池秘訣。追魂插骨妙如神。略露其端。宜加意細心。慎勿視為泛泛也。轉轉制度。因初子賴凡母乳。成務必消釋。凡胎氣淨。使真氣通靈。生子育孫。種種超凡入聖。以臻毫釐點化之大成耳。然此妙奪天工。斡旋造化。全在真師口訣之精詳。學者頓悟之靈異。方能事事無失。節節完成也。秋日中天云。震屬東方。氣受先天。而為乾之長男。又屬木。而自離宮產出。其性最燥。而愛金。其體似水。而畏土。故以離南之真火。奪坎北之金精。制

成真土。火化為土。則土能克水。土中有金。則金能克木。木死於離。故借太陽之液而行薰蒸之法。以立其體。木敗於子。故借先天之氣而施乳哺之功。以足其神。木凝神足。過關之後。名為真鉛。又為真銀。體變純陽。化成金液。又為養砂。乾汞之聖藥也。知死汞養砂之法。開點可坐而致矣。詩云。雲屬東方是長男。送歸火府最相安。汞因土煉凝成質。木賴金精結作團。生子育孫承祖氣。點銅化錫感金丹。只求一滴真乾汞。積累如山信不難。旨意顯然。學者究心此書。參以前註。細玩條目。反覆思悟。玄機自明。不啻真師之口授矣。至若黃白直指。全卷以清真為主。而深誅八石之非。及老爐大賦。又有草木滋養八石扶庚之說。黃白破愚。極言不清則不真。不真則不靈。而又何有黃白助藥。黃婆之論。此皆時師附會已意。改易語句。攬入以惑人者。決非仙師本義。漁庄錄云。縱然制死。亦是旁門小法。非清真最上之道也。觀書者當究心玄理。以別邪正。如金火歌。則知為陳師之精髓。採金歌。則知為范師之秘旨。白通徹。庶可冀其為神仙中人也。

七 誦諸子

煉出真鉛。賴母靈。神稀能使汞成形。汞烹白雪。黃芽長。砂出金蟄。玉芽生。玉樹更培。鉛母氣。瓊林豈外。祖先神。玉漿養就。通玄化。起自刀圭。次第行。

真鉛。初子過關後之名也。化為金液。結就玉蕊。金蓮生。二子變化。通靈。皆賴真母神氣靈異。故能變化。若此。不比枯鉛。凡母制倒之砂。無轉變也。用此金蓮。玉蕊。固抱伏性。陽砂以真鉛。聖胎共養。行火日足。虛養砂神。生出金毛。形如蓮蕊。號曰神稀。一分乾汞。明驗不誣。汞烹白雪。必得真火燒之。方能返魂。歸魄。白雪栽砂。必須虛養。通神始得。黃芽生長。黃芽長。尚要脫胎。金蟄出。必因神室。玉芽生成。金蟄接制。玉樹常防。七返金鉛。金母交加。瓊林得藉。通神豈外。先天祖氣。玉漿結就。九轉功完。摩挲子以朝宗。點五金而成寶。通玄造化。妙不可言。若此。全賴戊己二土。結就刀圭。次第傳變。以至此也。然真戊己者。真父母也。九子必須歸母。一氣相傳。精神始靈。以其轉運不已。而真母為河車時。須補養。勿令少衰。若使母衰。則河車斷絕。九子何歸。故曰。莫破我車。

度我還家。補母必以真父。而使九子得沾鉛氣。方得神全。此真父亦須補養。勿寒。故曰莫壞我鉛。留我命全。是九轉功化之妙。一起自刀圭之次第行耳。學者當知仙師為助道計。着着竊神丹之遺意。以成造化。而真父真母為造化之源也。

承志錄卷中

平陵太華山人彭 純一負父者
會稽霍童山人陶素報存存子校

一 誅戍土十二首

出山鉛是大丹基。內隱先天世罕稀。下手先須去沙土。土沙淨盡始為奇。
大丹本以鉛中白金。名為真鉛。須假七返九還之功。俾得鉛內產砂。砂中生
汞。以成金液還丹。今黃自起手。乃借鉛中先天之氣。制死砂汞。以資內外大
丹之用也。但凡鉛初出山時。夾和沙上。如不先淨。則煎煉之際。塵垢掩閉。必
淨而後用。

二

灰池密布土池中。武火煎鉛爛熳紅。木載金浮魂繫魄。日紅月白見真宗。
采金者。從紅入黑。結水內之金也。經云。鉛必煉而後通靈。但煉之有法。采之
有時。全在真師口訣。非意想測度可能。其間秘要。必須細認漁莊錄中采金

歌訣玄機妙理一一詳盡方可下手。倘惑邪師妄辨經旨萬法莫救。切須慎之。即如日紅月白之句。世人皆以為池中景象。誤矣。豈知太陰黑魄借太陽之光以生明。今坎水沉黑。謂之陰魄。指離中木火以生靈。謂之陽魂。二氣交姤之時。魂魄相拘。金木相戀。結成聖胎。反覆制煉。祛盡餘陰。一名平金。一名壬水。戊土所由成也。宜得言景象哉。

三

靈鉛凝餅簇金花。剛脆敲來似馬牙。用釜鎔鉛非謬語。全憑急鼓散金沙。不鎔不鼓。金沙何出。分胎之妙。在此一訣。

四

龍吟虎嘯聲無二。泰出蟾宮共一家。五日三方文火足。發生金粟似松花。金木相配。二氣絪縕。金戀木而浮。木得金而靈。溫溫靜養。慎勿粗心。松花簇簇。清濁可分。漁莊錄云。契火冷鉛為薰。蒸升上浮。降下沉。龍吟虎嘯一般聲。可以驗矣。

五

灰築重封水火行。清香五炷足陽春。藩籬剖破塵埃去。金水浮沉妙絕倫。
采金歌云。金水浮沉從此定。從此定。要分胎。清者為真。濁者埃。剝去塵埃全
不用。請君再煉。休疑猜。如此細訣。若不洞明。竟難就手。

六

癸生急采傳言久。那看須投。要不差。老嫩推詳。真妙訣。直看明月照金波。
上詩言坎離交媾之玄。此詩詠華池火候之妙。采金歌那一着。用心投。正指
此。蓋緣真鉛之中。陽微陰勝。而真氣藏於杳冥。煎煉之際。藉火力以為發生
之機。癸生者。真氣發生之際。急采者。真氣易於散失也。若不乘其發生之際。
急用采。取之法。以迎之。則水枯而靈散矣。所謂金逢望遠。不堪嘗也。老嫩推
詳者。癸生尚嫩。癸盡則老也。月照金波者。陰盡而陽純也。通神妙用。仙師亦
不敢盡洩。正當敷演之地。天機亦復隱藏。不佞深憫有志之士。蔽錮極深。無
從省悟。展轉慈悲。不獲自己。敢將仙師所未敢洩者。而洩之。但願後學。觀是

書而察玄旨。堅誠立德。立功以膺天眷。謹戒妄作妄傳。以消予罪。斯為幸矣。那一着。用心投。今人皆以銀鉛配煉九池。臨後投砂於上。以收其氣。噫。以陰從陰。求走銀飛。可勝惜哉。豈知歌中所謂此時又有追金藥。不離前番那一着。原其本旨。蓋因聖胎雖經制煉成真。餘陰必難盡絕。務須金火相配方得陰盡陽純。始有通靈妙用。節節之中。天機所藏。仙師不敢盡洩。指云那一着者。復指採金歌之火候言之也。故下文有數演池中景象之法耳。若論煉鉛始末。惟有陽池結胎。明煉可觀。及後金水同宮。竝無花色。可見藥物可投矣。奚能已於辨耶。

七

八兩先天配後天。玉池封蓋入爐煎。生寅庫戌須加慎。踵息凝和弗驟寒。采金歌云。從前如法入爐煎。此際財分先後天。正明始初煉鉛。惟投木火。分胎轉煉。方配後天。世人分煉鉛煉母為二。不明此訣者也。此訣不明。丹豈成哉。然池為何要用陰陽。地元真訣云。三元池鼎列雌雄。雌雄者。陰陽也。又顛

倒取來逆順煉。三十六時運火功。豈非漁莊錄陰陽池內兩番騰。三番煉就九陽數之謂乎。又云。入了陰池不等閑。莫教大大洩機關。皆仙師喫緊之玄機。凡正經書詞雖不同。理惟互發。學者務求融貫。無執泥字面。乃夙有仙骨者也。○池用陰陽者。癸水未除。以銀煉鉛。所謂陰也。陽氣未充。以鉛鍊銀。所謂陽也。正陳師喫緊之玄機。若漁莊錄云。入了陰池不等閑。則又指金水池為陰池。以其皆陰煉也。指結胎池為陽池。故曰片時間也。經書之內。先賢各隨所見立名。道惟一致也。

八

虎出池中質不剛。好吞龜髓會潛藏。丁公極戰陰魔退。顛倒翻騰足煉陽。陳師陰池詩云。瓊林玉樹結獅頭。若論金水池煉鉛。則鉛浮銀沉。何由而有獅頭之結。再觀上句。開看陰池。別有由其寓意。有在矣。洞天秘典所謂銀裏陰魔。須戰退。採金歌所謂發付癸水何處去。金碧經所謂潔白見寶。其義一也。使徒知煉銀於鉛。而不明此訣。則九陽之功不成。九陽不成。而造丹無地。

矣。洞天秘典詩云。若是九陽功不到。却從何地起丹砂。誠顯以示人也。

九

一百四十又四星。尋來得方一斤金。三十六宮春意足。翻來卦象要分明。
上二句言采金總數。也要足金花三百八十四銖之稱。必從金水一百四十
四數烹來。地元真訣云。一斤水銀十六兩。三百八四不虛言。八兩癸水煉一
兩。一百四十四數終。煉鉛毫髮更無差。此道真機不敢說也。又漁莊錄云。周
天火候要分明。不遇真師莫強行。三十六宮翻卦象。千金莫與俗人評。金火
歌四九三十六。方得半斤氣。此又指明周天火候也。藥火妙用機。須口授。學
者得訣。切宜謹守。妄作輕傳。必速殃咎。

十

七返功成金水佳。初傳母氣裏靈芽。看窮五百七十六。半井蓮開白玉花。
大丹起手仙師先。取水中之金。煉金中之水。以成七返之功。金水相傳。母子
烹煉。黑魄潛消。黃芽漸長。試看五百七十六數既終。而八還之功始盡。僅得

三百八十四銖之半。而上弦之氣方全。故曰半井蓮開白玉花。

十一

天下燒丹亂似麻。誰人種養白硃砂。臨爐莫訝金公老。返本還元始發芽。
古詩云。神仙煉就白硃砂。天下燒丹第一家。世見有白硃砂者乎。噫。誠有之也。石函記云。二十四鼎始華池。終則神符生白雪。地元真訣云。赫赫火紅飛白雪。皆謂此也。造丹之初。先以離中之真陰。投入坎中交煉。是以日魂而攝月魄也。蓋緣離中真陰。原係坤宮走入乾舍。今舍乾宮而復入坤宮。金木相戀。魂魄相拘。結成聖胎。是謂返本還元作藥王。又所謂七返硃砂還本元也。莫嫌老朽無嗣。轉煉始發黃芽。終凝白雪。以此名為白硃砂。其玄旨誠罕見也。從此更進一着。是以地魄而合天魂。則兩弦之氣始足。兩弦氣足。聖母胎完。還丹在乎此矣。若此黃白之內。則又指兩弦為父母。作為相類。故言及之。吁。天下燒丹無數。其孰能與於此哉。

十二

周天火候莫教差。五色雲中月吐華。火養鮫綃功始畢。金成紫粉號仙葩。
漁莊錄云。周天度數要分明。毫釐差錯藥不真。學者縱知藥物之真。配合之
當。使火候不明。亦難成功。欲知火候之妙。當觀祖師五色雲中月弄影之句。
則知火候之訣矣。蓋真鉛煎煉之際。每每有異顏殊色。變換不同。而真母自
始至終。未嘗不現一輪明月於雲中也。但煉鉛雖至極妙地位。止完得從紅
入黑。得水中之金耳。必須用黑入紅。方能得汞中之寶。真鉛真汞交加。真水
真火孕育。由七返而臻九還。真鉛色變庚黃。釀成紅粉。精華奪目。即如火養
鮫綃無異矣。馴至九還功滿。紅粉復轉紫粉。誠閬苑之奇葩。瑤池之異草也。
珍重珍重。

十三詠已上十二首

晞珠屬火產於離。先沾玄元始脫衣。活汞上升晞在下。玉池番取紫金泥。
洞天秘典云。既得真鉛。當求真土。土從晞制。不外硃砂。砂用霜填。須焚桑木。
漫漫火從下發。騰騰汞即上升。砂脫朱衣。晞居鼎底。先沾玄元者。降其燥性。

也。後歸玉池者。使之離形也。即此一訣。槩世少知。

十四

水火同歸混池窩。夫妻從此結絲蘿。溫存火候恩須足。寒煥調停性始和。
金丹口訣云。索取出來求己配。歸根同入鳳凰窩。鳳凰窩。水火結。一團混沌。
難分別。地元真訣云。二胎水銀混沌死。識得混沌之機。方投嬰姁之竅。洞天。
秘典云。疏性猖狂。猛勝九牛。配合鉛金。伏養一月。始雖狂悖。到後馴良。此正。
結水火為夫妻。勝人間之鳳幃鴛侶。配鉛汞於洞房。類陽臺之暮雨朝雲。戊。
己情孚。刀圭藥就。大丹起手之要旨也。寒煥調停。全在器用之妙。

十五

纔配夫妻意。始親氣精交結。未全純。浮陰升盡。方堪煉。會見玲瓏。癸丙丁。
黃白破愚云。須假先天以配砂母。水大打升。疏液去盡。浮陰收下。清藥如法。
栽接。煉就純陽。方能變化。蓋緣水火交結之初。龍性未即馴服。故必升去浮陰。
方堪入煉。但升須有方。煉須有訣。地元真訣云。學人要識一爐紅。調燮三家。

合為一。煉氣化神篇云。八兩玲瓏。癸丙丁。露出仙家第一着。學人當細研之。差毫髮不成丹也。

十六

浮陰升盡。藥苗良。靜養還同沐浴方。三十六時文武足。混元池內煉金霜。升陰之後。靜養三朝。晝內方無頑髓。入池更煉金霜。庶使太陽真氣凝。堅金鼎。天晄靈驗。反覆制老。變化無窮。

十七

九九烹來轉轉靈。威光鼎內火如雲。乾文二百一十六。方得純陽紫土成。九九者。指明威光。鼎混元池一養一煉。反覆制煉之功也。火功漸次而加。神氣漸次通靈矣。此言九九者。蓋陰陽得類。歸交感。後言九九者。乃新舊相扶。氣始盈。通前分別水火。及後煉神還虛。火入華池。妙用其終。陽符之策。則體化純陽。真火混成。紫土矣。此因九九二字。故統言始末。以顯造化之全功也。

十八

百日功完四鼎砂。如花結果號黃芽。若還急欲探神力。妙手分來用可嘉。
四鼎烹來功完百日。渴龍奔水狂性馴良。若欲探其靈異。即堪制汞成真。但
工夫漸到造化須完。此特驗其藥之功力耳。金火歌云。百日四鼎兮。如花方
結果。一號土黃芽。用之功力可。地元真訣云。神功在百日。藥就鬼神欽。驚哉
欽哉。

十九

華堂夫婦齊眉老。撫育兒孫各有情。三十六時金電走。一池水火兩停分。
夫婦雖已齊年。生產還須各別。况懷胎惟賴於母恩。養氣必資於父澤。故分
居養育。各自為情。又必電走雷轟。赤龍炎燥。方得水升火降。黃白判形也。金
丹口訣云。一團混沌難分別。更定浮沉分兩儀。混元鼎內威光烈。此是先天
真太陽。變化無窮金電掣。又云。神仙隱下這個理。向人只說水中金。水中金
只一味。一味偏枯丹豈濟。苦欲真實求丹成。須仗兩弦龍虎氣。皆斯義也。地
元真訣云。三十六時火不停。希君同玩紫金霜。復於此文明且切矣。

二十

水火分胎氣已靈。爭誇姪女獨含真。殷勤種養黃金粟。點汞開竅頃刻成。
分胎養氣。夫婦各室。撫育兒孫。雖各有情。而懷胎孕子。實自母腹。故火中姪
女。獨含真孕育之靈。而為曠古希遇之奇珍也。試看九鼎功完。摘取金粟一
粒。投於活汞之中。如秋蟬朗吟。頃刻成銀也。金火歌云。九鼎氣足兮。碎如金
粟。顆二粒能乾汞。明暗無不可。汞死復開竅。變化皆由我。五金八石類。亦無
盲與跛。學者至此。豈可頃刻忘情於三千八百之陰行哉。

補詩二首

疏成方見體堅凝。只恐身中尚帶陰。烹煮亦如沐浴法。還添汞髓退鉛精。
水火分胎黃。疏實死。而所盜祖。遺兌金濁氣。若不陽烹。恐貽後患。又洞天秘
典云。鉛精汞髓。先天藥。加入疏中。秘莫傳。此物一加。既益疏中不足之神。又
退疏中盜鉛之氣。誠要旨也。
欲成神火如灰樣。須賴三朝水火周。金母同培紫赤色。方堪寄氣養新疏。

此法已露二十三詩。此處未講。但不知此法。則接必不靈。故必三朝明鍊。行滴水返陽之火。自粉如塵。還如坎金兌母同培。俱成紫赤金。眈之粉。接養伏氣新。眈自然神異。

二十一

萬物資生土作基。若還不厚不芳。非栽培上應河圖數。博厚通靈造化奇。萬物資土而生。不厚則不能承載。不久則不能長養。不靈則不能變化。真土既厚且靈。是為仙家之玉田矣。種以丹砂。坐收金穀。刻日可期。故必以生接熟。數按河圖。既欲求其博厚。必須新舊相平。既欲求其通靈。還宜金火轉煉。洞天秘典云。其間簡易無多訣。只是將眈去伏。眈地元真訣云。炎火制伏兮。金丹成熟。伏火制火兮。收成萬斛。神哉神哉。

二十二

九九陽浮煉藥苗。祛陰靜養似前朝。但於匹配華池會。銅雀春深鎖二喬。前言九九者。陰陽相配。性難馴伏。必祛盡浮陰。凝神靜養。方堪轉煉。此言九

九者。後先相續。氣未純和。祛陰靜養。與前無異。煉僅相仿。若赴華池一會。則離火與兌金貼體。中女和少女同宮。互相交煉。各抱育嬰之靈。擬諸二喬。雙美何異。金丹口訣云。此藥本是赤龍精。煉成點入金龜裏。曾向琉珠池內煮。形體酥黃氣脉靈。不比尋常凡父母。這金龜誠是母。誠哉洞徹玄旨。

二十三

赤龍四九施威武。紫粉成金號日魂。氣足胎生成聖嗣。神靈派遠盡超羣。

九九功完。形體既壯。氣脉亦靈。但神未還。虛功虧一簣。故必赤龍閃爍。威武通行。火功足多。正離魂成火。赤母作虛無谷也。地元真訣云。四九三十六。吟火候足有。漁莊錄云。神火煅煉如灰塵。陳師云。若要水銀無畏火。溫砂直到作灰塵。古歌云。朱砂變赤色。方是水銀死。良妙旨也。由是而胎生初子。即成聖體。變化無窮。推之而撫育孫枝。盡生靈質。超凡穎異。可不捫心省己。立德立功。以膺天眷哉。

附錄增註詩

直將神火煨灰塵。坎兌相函烹又烹。萬化不熔龍甲赤。無邊金穀此中生。

二十四

笑看花簇紅綾餅。喜羨光浮紫色泥。更訝盈盤紅玉粉。三家共有聖嬰兒。

此統言三家之神異也。紅綾餅。思惠出唐僖宗喜宴。頒賜進士。借此以喻金母外赤內黃。精華簇錦。晞本離魂。體變純陽。轉成赤色。化為已土。故以紫泥喻之。洞天秘典云。務教母似紅綾餅。更要晞如紫色泥也。坎中辛金。得火煨煉。色變庚黃。轉成紅暈。仙師亦以紅玉粉喻之。石函記曰。高奇妙手修金鼎。金鼎修成造化爐。九還七返煉虛無。七返煉成紅玉粉。九還煉成紫金酥。即此同也。有此三家而共生子嗣。有不超凡入聖者哉。

總詠金火標題

康熙丁巳歲。偶爾彭師降筆。余未之信。乃以中卷條目索題。遂成此詠。字字真詮。始終融貫。安得不心警而師耶。

後學陶素耜謹識

金丹道理最難明。特著三篇承志經。要知道造土真玄妙。但向篇中中卷尋。第一提鉛二採金。第三熔鼓四分清。五兮水火升砂汞。六也銀鉛煉水銀。七收金水池中煉。八進丁壬虎化塵。第九周天配合停。第十靈芽漸長成。十一莫訝金公老。十二金成紫粉形。十三取已十四媾。十五升陰見丙丁。十六三朝靜養神。浮陰去盡藥苗新。這番却入威光鼎。十七純陽紫土成。十八功完已十旬。便堪分却驗。疏靈妙訣還存十九處。一池水火兩停分。二十堪誇姹女真。提靈返粉要分明。陽極乃堪求。博厚廿一栽。培新舊。平更須九九行。功養廿二瑤池見。兌神廿三紫粉要成金。煅煉今番化作塵。三五藥成廿四氣。妙哉紅玉與紅綾。若把三般去育靈。自然子體易成真。偶向人間留秘訣。看來都是會中人。一句天機值萬金。囊中那個是知音。今朝說盡金和火。好將條目細跟尋。

承志錄卷下

平陵大華山人彭 純一貞父著
會稽霍童山人陶素耜存存子校

詠長男十六首

欲求子聖選陽砂、嘴帶砂床、箭簇佳、寶色鮮明、神氣足、修之端可達仙家。
欲求子嗣神靈、精選硃砂為上、箭頭石榴子、嘴帶砂床、紫映牆壁、色瑩珊瑚。
方為上品。若用陰砂、劈砂、土蠻頭、必然債事。洞天秘典云：求得好砂方下手。
不然火燥損河車。

二

仙姝浴罷色尤鮮、相抱金郎帳裏眠。三候洞房春意足、請歸東海啗龍涎。
離為姘女、故喻仙姬。此浴與他浴不同。香湯洗刷垢膩、故色尤鮮耳。將砂配
土溫養、俾沾金氣以懷其胎。然後再烹、秋日中天云：初置丹砂於坎宮、感先
天金氣以立其胎。洞天秘典云：離宮仙姝配金郎、花燭輝煌入洞房、二七錦

幃恩愛足起吞銀海浴瓊漿其喻同也。

三

仙姬嫌燥觀羅衣滿沼瓊漿澣玉肌養得性馴青徹骨陽池神水浴尤奇。丹砂入汞防其浮泛若還火燥必損河車內用天羅束縛外憑土隔施為烈。焰不得上升即為文候漫火微從下發乃是武符文武齊行是朱砂煉陽氣之妙陰陽交媾為水銀烹金精之虫秋日中天云次置丹砂於震宮行煉氣烹精之法以伏其性砂因汞煮而去其紅衣則無盜母之患汞因砂制而益其陽氣自無難乾之憂砂汞相制理之自然青徹肌骨子性乃馴勿憚日長須防傷損古書云陽池神水者洞天秘典云誰識丹砂神水乃為月魂金漿就裏玄機不離鉛造到此若不陽烹向前徒為陰煉水非鉛造難固砂形砂必經烹方為真土詩曰陰陽二水名神水造化玄機在秘傳若問陽烹反落後須知陰煉必居前丹砂不落終無藥神水施為豈離鉛金內懸胎相有制有誰識得此中玄似此工夫緊要二者兼行慎勿偏廢。

四

丹砂浴罷必穿衣。真土調和兩固之。直待身乾方入匱。若還不固損元胎。
洞天秘典云。神足氣全。方有藥。未將土固不為玄。又云。先將土把砂身固。又
把朱砂種土中。其義明矣。然固須重複。庶免剝落。若還不固。必損河車。熟亦
愆期。

五

親娘貼體育嬰孩。三七重闌始揭開。丁公試看無虧損。方送西隣乳母懷。
真母抱養初子。即秋日中天。所謂從丹砂於離南。吸戊己之精。以結其形也。
火須溫養。防損胎元。但要子靈。遠期何害。子體堅凝。燒試無虧。方送西隣乳
哺。乳哺雖足。尚有許多轉制。方能抱養。子勿聽人言。將乳足子。砂養未欲
速。則不達也。母既誕子。神氣虛弱。亦須補之。直指云。嬌兒離母。休添永弱。母
拋兒要換銀。又云。婦把嬰兒宿內房。外城端的卧金郎。重幃密帳須溫養。體
魄堅凝可離娘。其義精矣。

六

嬰兒初產未精神、庶母來施乳哺恩、三七錦幃相眷顧、溫存抱養莫粗心、
兒體雖成必資乳哺、西隣抱養恩同慈母、然必錦幃相護、兒體不單、秋日中
天云置丹砂於兌西、施乳哺之功以足其氣也、

七

兒因得乳已調停、筋骨猶憐尚嫩新、三五如前三換乳、返歸離位煉陽神、
陳竹泉云、初產嬰孩氣未純、仍歸母鼎復元真、佇看三五薰蒸透、送入離宮
去煉神、其訣誠顯露矣、

補 二首

長男離母始成形、庶母還同慈母恩、但愁體質沾陰濁、一樣陽烹兩樣評、
初子出真母匱、以生永烹之乳足之後、以金母度永烹之兩樣沐浴雖殊、
祛陰之意則一、

增註詩

弱母拋兒自養神。神全復為養兒身。金公反復重憚卧。一樣恩多可煉神。
弱母拋兒同類已。補子欲養神。復須眷顧微陰欲盡。少加武符。更用真交。
一樣恩多。勿泥鉛情。短得法決非差。

八

養足元神體已強。還憂腹內未純陽。水火鼎中烹九日。臨期一日沸瓊漿。
秋日中天云見寶。必資於乳哺。脫胎須鑒於煉神。旨哉傳神之後。氣體須強。
猶恐微陰未絕。質未堅凝。添精未可。必假水火。陽烹九日。終加猛烈。蓋沸瓊
漿。方為煉神。

九

龍體純陽甲未開。玉漿金煖飲三盃。欲卸錦鱗資潤氣。陽池沐浴始奇哉。
丹砂煉神。體自純陽。但骨肉堅凝。形軀焦燥。金甲難開。脫胎未妙。必須陽裏。
投陰。故用三男一女。死中用活。當方女。盛男。衰青龍。白虎。交爭。實藉公効。
力。鳳翅龍鱗。開折金憑。汞液烹成。金須溫而液始能吞。養三周而求方入骨。

誠能識此玄機。理類村春。搗麥砂既添精。錦鱗欲折。投之金鼎。求其作汁。而酥卸却。緋袍猶恐潤澤氣微。而未能興致雲雨。故須陽池。礪浴俾沾土澤。從此脫胎。易施靈液。洩之甚易。所關綦切。

十

龍過陽池。膏澤肥。紫金城裏脫緋衣。丁公丙叟行威武。解出全身潤玉肌。龍過陽池。膏腴澤肥。投之乾鼎。緋袍乃脫。丙叟丁公。煅經一日。陳師云。脫却緋衣。着練袍。碧天雲散。月輪高。昨宵因赴瑤池會。阿母乘鸞下九霄。妙旨淵深。尤當默悟。

十一

子出胞胎性復回。還同親母入羅幃。深思不異懷胎日。莫使冰肌惹土埃。龍體脫胎。性必復回。先居水火。升提不盡之衣。復入慈幃。恩與懷胎不二。但須保守冰肌。瑩淨。不使渾沾塵土。事雖細節。宜加謹護。

十二

慈憐抱育體方凝。神未通靈事未真。復送西隣重超度。精敷氣足始完成。
慈室恐沾塵土。西隣亦復關防。氣足精敷。過關方妙。

十三

赤子堅強欲度。關全憑老祖破顏看。操持筋骨須神武。丁將施為到日間。
赤子者。脫胎子銀也。得來母氣縱足。使不以先天之氣。前煉終是神氣不全。
難以煉陽。誕子故破愚云。過關為第一策也。

十四

龍衣脫下即天疏。為產靈苗氣轉柔。飲養精神俾充足。須從坤兌育方優。
龍衣脫下。即為天疏。氣弱性柔。難以作用。必從真母伏性。庶母補氣。氣壯性
靈。接疏養樂。無邊神異。

十五

脫伏疏兮作藥王。仙姝寄氣改新粧。班行會合精神老。任使金郎月下狂。
真火非金不伏。故欲接制新疏。必假真金伏性。始入靈疏。和合則體性馴良。

方堪配養。若欲老嫩同顏。共生靈嗣。必須金火轉煉。方足其功。更有陰陽池鼎。妙造神修。骨健魂靈。神哉奇異。

十六

脫共真鉛。各已靈陽。池配煉妙。通神陰池。半月天機巧。看取金蓮玉蕊生。真鉛過關。感月華以滋魄。聖髓養氣。藉日精以敷魂。二者配煉。魂魄互相制伏。則聖髓體變純陽。渾是一團神氣。真鉛功完。插骨內懷。金液填脂。更入陰池。封煉水火兼行。日足冷開。池中紅黃金紫。形如玉蕊金蓮。升上靈英。胞胎為妙。聖髓真鉛。均作長生湧泉。遺所謂一母雙生聖嗣。見者毛骨悚然。以生二物。抱養陽砂。自然入聖。洞天秘典云。煉得真鉛配聖髓。玉池封煉陽到中。秋中間結就金蓮蕊。此是金丹第一等。破愚云。接胎為第二策。使陰魄漸消磨也。升藥為第三策。收真炁以離形也。使非風植靈根。何能到此地位。

十七 誅諸子九首

玉蕊真鉛抱子還。砂成虛養發神稀。如前超脫須歸祖。骨健魂靈倒玉脂。

玉蕊真鉛。抱養陽砂。連經七七。火足功多。離母虛養。神稀乃發。脫胎。胎。胎。母。俱。同。前。制。經。云。相。扶。二。子。為。姻。眷。一。樣。施。為。超。脫。同。誠。信。然。也。歸。祖。者。非。祖。氣。之。謂。乃。真。母。也。歸。祖。之。後。神。稀。為。三。子。之。抱。胎。胎。母。作。誕。生。之。親。母。養。砂。無。比。其。妙。但。古。語。云。脫。擒。砂。死。砂。乾。汞。養。成。白。雪。作。丹。頭。宜。遵。舊。派。養。汞。為。奇。然。洞。天。秘。典。云。三。轉。靈。砂。藥。分。行。路。更。多。配。砂。成。紫。粉。進。汞。結。金。荷。可。見。二。者。亦。未。有。差。

十八

玉脂生魄。氣從容。欲度陽關。謁祖宗。歸魄返魂。應有訣。紛紛白雪。滿晴空。玉脂生魄。賴神稀之靈異。玉脂返魂。非真火難以成功。故於謁祖過關之後。假真火以烹真水。追魂追魄已畢。收白雪以種青砂。秘典云。膩粉虛虛白。玄霜片片皤。五金堪點化。真可塞黃河。誠哉其靈異也。

十九

到此燒丹事更佳。笑看白雪種青砂。黃芽發出還超脫。不厭巖塵到舊家。

白雪栽砂。火行一月。收歸虛養。黃芽漸茁。功完四七。仍付超脫。青砂者。九子俱用。烹徹肌骨之砂也。醫塵者。宗祖也。燒丹至此。白雪栽出黃芽。固為奇妙。制度更益精虔。尤為堪羨。四子超脫之後。胎銀造成。神室黃芽。金腕配砂入養。火行七七。方離黃芽。接制於後。

二十

神室黃芽。拌玉砂。終令謁祖。莫教差。金蟄出殼。因虛養。轉制栽培。發嫩芽。玉砂入神室。同黃芽。金腕配養。火足出置。熟砂虛養。俱成金蟄。衣甲自卸。謁祖之後。養氣之餘。進汞接砂。俱成靈嗣。森森玉笋。於此萌芽也。

二十一

金蟄伏氣。還加種。長出靈苗。事更玄。玉笋森森。從解籜。新英舊葉。陰琅玕。金蟄伏氣。復養丹砂。砂熟虛養。長出靈苗。開爐進汞。森森玉笋。自此解籜成竿矣。然其歸祖超脫。轉制神砂。又如新英舊葉。陰庇琅玕。待其發榮滋長。造化參天地。神功玄妙。難以語人。

二十二

玉樹亭亭傍簷生。根盤七轉返。生陰雙金並。伐防陰盛。養得陽華氣鬱層。
七轉玉樹。玉筍養成六陽。已滿返為陰精。蓋大丹到七轉。砂汞皆返。理勢自然。治之之法何如。陽華不足。金鉛粉土交加。陰質不消。九陽金母養育。朝朝沐浴更新。日日提防進退。七七火足。玉樹生成。亦須歸祖超魂。陽華滿足。生氣鬱層。而為八轉之階梯也。

二十三

真水真金培玉樹。氣充枝盛長瓊林。舊家園裏陽春暖。又看林中金粟生。
真水者。真鉛也。真金者。真母也。七子玉樹。賴鉛母養。陽氣充足。種砂成熟。盡長瓊林。舊家園裏。賞陽春之布暖。瓊林長成。素魄養砂。神氣最靈。種子而生金粟矣。

二十四

花結瓊林化玉漿。一團神氣噴龍光。相攜兄弟同相賞。金粟難將斗量。

瓊林種成九子。收來靜養。化作玉漿。神氣純陽。精華耀目。真如龍光之閃爍也。但工夫須到造化須完。然後俾衆子以朝宗歸神室而獨賞。謏訝瓊漿化金粟。笑看九子盡登仙。陳師云。九子心思報祖宗。好將神氣顯靈通。次第總歸神色內。水升火降候三功。燒丹至此誠可謂奪盡天地之造化也。金粟收來固非升斗可量。而長生匱就尤堪助成內道。真乃神仙廩祿。吾儕欲希得此。當求德合於天。若至此復煉虛無去火毒。當求以服食。否則丹砂入火。毒不可解。而况九江張尚書之失明。

呂祖已明示人矣。其可不鑒此弊哉。

二十五

各轉天畠總入神。金胎神室煉尤靈。造成寶匱收金粟。浪迹烟霞不憚貧。九子雖有脫與不脫之異。而聖畠未嘗不同。更同九子神室溫養。衆子俱化玉漿。氣脉神靈無比。然後將汞銀造成池胚底。蓋俱全而用大藥造匱於內。亦全底蓋則朝種汞。暮即收也。正謂朝種玉田。暮收金穀。搆此四海遨遊。或

閉門養道。何憚於貧。秘典云。誰會養天。肱制成田一坵。水銀朝若種。金粟暮間收。歲歲無蝗旱。時時用火牛。擔頭攜此去。四海任遨遊。燒丹至此。洵可樂也。

補二首

丹成九轉多靈異。玉蕊金英養舍利。萬劫千春永不磨。三丰以後伊誰繼。九轉子銀。澆汞烹出瓊霜。日玉蕊九子之虎弦也。九轉天肱。懸胎刮出元神。日金英九子之龍弦也。各取二兩。而以九子天肱鑄室。子銀作胞胎。先養三日。後入芙蓉蕊砂。重一錢者二粒。養經百日。取出金砂。號曰舍利子。任意煮煉。此寶以子銀作盒。用韜光袋盛佩。萬劫長存。普通微顯化真人。張三丰授沈萬山之後。竟寥寥千古。非道高德厚。誰能堪此。饒若金寶積如山。未得長生亦等閑。若把玉漿重鑄室。虛無產出大還丹。寶貴舍利。縱金寶如山。安得長生住世。服食飛昇。經云。輕清服餌作神仙。重濁點金堆泰山。若以玉漿乾汞鑄成。上下二金。下金入先天一氣壇臺鼎竈。各按規模。天水天火。養經十月。悉依銅符鐵券制度。從虛化炁上金。

結成白雪。如鍾乳琅玕。是先天汞氣。初轉者服之百日。即可住世延年。頂上神符。乃先天火氣。非九轉不可服也。下金黃芽。則係點化之藥。先天鉛氣也。古歌云。百尺竿頭重進步。我命在我不由天。弗謂服食止銅符鐵券。九池九鼎一途也。

一 詠制度器皿七首

始煉鉛池著聖灰。金精木液按時栽。歡情片刻交雲雨。俾得真鉛結聖胎。漁庄錄云。土池要厚扁磚深。灰鋪池底上幃平。即此謂也。鉛汞交媾。片晌之間。結成聖胎。為丹家起手之要務。即采金歌云。先取黑鉛投入池。次次花生光陀陀。池池同。就裏木火為根宗。一次花生投一次。三次花生半斤數。四斤黑鉛俱煉盡。金水浮沉從此定。正此訣也。若以此為陽池。而指金水池為陰池。則非也。金水池自有陰陽。范師云。口訣妙在陰陽池。旨哉。

二

妙手精修金水池。膠泥配合各須知。造須依式為寬窄。寶蓋玄機世罕稀。

地元真訣云。流珠鼎共流金池。各有配合成金泥。謂之各者。以其有分別也。又云。造池密密采金。鉛造鼎采汞。為金粉則流金池。為七返之要無疑矣。而九還中日無池者。乃一池而兩用也。噫。似同而實異。獨不聞三元池有云。三十六時運火。功混天池。則云。三十六時火不停。學者當細心悟之。

三

八塊磚先太乙爐。烟筒中起鐵條鋪。周圍瓦匝釘須活。退火藏風兩得之。試把條磚直起。更加扁磚砌成爐。烟筒中起鐵條繞鋪。鐵條中四邊抽動。扁磚上瓦匝周箍。釘活者退火疾速。瓦匝者藏風得之。更於烟筒上加以密器。庶使金水池得以安居。惟願人人成道。是以援筆直書。

四

坤鼎端然要正模。膠泥配合莫教差。粉須細膩還經晒。陶冶修為巧勝多。地元真訣云。七返有池。還有鼎。豈無池鼎乎。所謂有池者。大丹謂之流金池。即與金水池不同也。所謂有鼎者。大丹謂之流珠鼎。即與此坤鼎無異也。不

遇真師口訣。焉能臆度。以盡其妙哉。况坤鼎。模範翁藏。作為轉巧。即質之密。丁亦須一一指示詳悉。不過借其套護火煅之勤勞耳。

五

乾鼎分胎。世罕知。陰烹陽濺。總相宜。試來陶冶。修持妙。七返於中。用更奇。坤之德。主於翕。受收藏。乾之德。主於動。植發生。故此鼎對坤鼎而言。亦謂之乾鼎。非鐵鼎之謂也。脫胎陽濺。施無不可。但陰烹一節。必須作為精潔。運火停勻。方為奇妙。設或少欠精細。龍性易於鬼匿。付之鐵鼎。用亦無妨。故存後訣。以備採用。此謂之七返者。非丹砂之七返。乃九還七返之謂。其中制度。實隱神機。必須洞察陰陽。方能勝此妙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誠哉是言。

六

固口端須瓦作灰。封時光熟。縫難開。藏於坤鼎。須泥釜。五轉中央。是紫胎。瓦灰羅細。酒醋調研。固時溫熱。縫始膠粘。此固神仙秘密。不才甘罪淺焉。泥

金者陳師云。置內藥靈鉛內。死鼎中丹熟。盒中生。其義精矣。而況火氣周流六虛。並無過燥之咎。其他用處固多。惟在九還為重。紫胎者。自四五子以臻九子。則秘典云。丹砂五轉。不親磁鐵。須假汞胎。鑄成神室。中間約虛三寸三分。龍睛燦燦。形如大乙燈毬。鳳卵團團。象似混元模樣。內貯金胎。中生玉筍。靈苗金蠶之藥。因此結成玉樹玉漿之丹。由此產出。作為玄巧。筆難盡傳。入室下工精巧方妙。

七

金水添光。將去焦。丹砂伏性。外盤磽胎。分初子無妨事。四轉三回。緊似膠。金水添光。總兵除鏽。淨鼎之妙法也。若還鼎熟。不用斯為。烹砂伏性。外假天盤。內須羅格。庶火不上炎。砂不沾鼎。無損失之虞。初子脫胎。無妨於事。有言砂犯鐵器。恐難入聖。然脫胎後有許多轉制。鐵氣豈存。且陳師云。欲脫先將土金開開。取一粒火中栽。頻頻燒試。無烟起。鐵鼎方分一子胎。是明徵也。但用鼎須防滲漏。故必三回五轉。緊如膠。方顯妙手。

總結一律 評成道以內修為上

聖道於人不等閑。旌陽假此得成仙。授來口訣誠難測。看破丹經悟入玄。有德不傳為棄道。非人若示即違天。功成切勿誇能事。早辨雙修了俗緣。

黃白金丹萬萬學人無門從入。蓋以祖師留為助道。昊天付與有德。非緣莫遇。非人不成。豈等閑哉。真君先成黃白。後令旌陽解七年大旱之災。活一方既死之命。歸求謚母。道就雙修。密煉神丹。功完拔宅。固為勇決精誠。功高德重所致。而亦黃白聖藥。以為法財之助也。龍沙檀柏識正當期。苟能堅繼美之志。篤步武之心。內修功德。外竭辛勤。入道如棄獵回頭之勇。尋師如遠求謚母之誠。則誠可格天。自獲遇至人。密授口訣。玄機奧旨。真有鬼神莫測之秘也。然丹經子書。又為歷代傳心奧要。句句字字真機所藏。必也盡繼晷焚膏之學。下韋編三絕之功。庶幾心與理融。機與神合。而仙經聖訓。一旦貫通。如其得訣看書。則又如對鏡而辨形矣。設聽方流妄談經旨。或執泥一句。以藉口。而不知融貫全文。或分別一書為一事。而不符合宗旨。雖敝髮腐齒焉。

望其有成哉。或言先師垂訓，胡不直畫顛末而顧，或提其綱領而明其條理，或發其節度，不悉其指歸，其故為何？不知正先師不得已之心也。蓋大道為公，天人所寶，不可秘，亦不可洩。祖師相傳，擇人而授，為道謀耳。若遇至德，足以載道而不虛心參求，或值狐疑，或阻人言，則派自我絕，豈非棄道而慢寶乎？苟有偽德，本非道器，而不用心詳察，或感意氣，或因虛譽，而妄授至道，豈非違天而取咎乎？棄道違天，師盟忘失，天地不容，鬼神不祐也。故祖師深鑒於此，作為經傳，以貽後世。直言文言，百般引譬，豈得已哉？吾儕遇師得訣，造作有成，勿謂能事既畢，造化在我，且自眷戀繁華，留心聲色，而以内修之事，有待無妨，殊不知有限光陰，無窮嗜慾，何時可足？且百年瞬息，隙駒之身，有何可樂？苦海無涯，狂浪莫濟，可勝悼哉！又況得外忘內，逆天背師，雷斧之誅，在所不免。故必感俗緣之難脫，急出世之修持，藉此丹財，資修內道，始也悟無上之菩提，歸真元之正覺，而使玉液之功，成繼也。解龍虎之重，羈開刀圭之密，鎖以求金液之丹，就得藥於一時二候之內，抽添於周年溫養之間，抱

一於九年面壁之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步日月無影。透金石無碍。豈非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乎。自此之後。欲超九祖之幽魂。必得靈丹之點化。欲度輔佐之道。契不能概授以真修。乃擇名山洞府。立鼎安爐。密煉九轉神丹。名號天元。服食點枯骨以成形。度同事以報德。功完行滿。飛昇拔宅。人有畏性之難悟。乃欲修煉服食神丹。吾恐本性不明。必其根氣淺薄。不惟至人不授。縱得真訣。多方煉成。則靈丹既就之後。神氣上冲牛斗。蛟龍戲取妖怪侵奪。雖有劍鏡符咒。使非得法真人。而求其保障。勿失未之有矣。若云靈丹之氣。有所掩蔽。何龍津之氣。不能掩豐城之沉沒也。入道者思之。

承志錄附集

辨惑十五條

會稽後學陶素根霍童山人述

金丹道理幽玄工夫精細行之固難知亦不易余校承志錄竟興趣所至輒成辨惑十五條以發錄中要妙雖粗率不文而義理遙深精微透露於丹道或有小補也

藥物只是鉛銀砂汞。但非世間現成之物。皆是恍惚杳冥之中。二氣交結凝而成象。造出真鉛。名曰白金。制成真汞。號曰紫土。而白金一物。舉世尤鮮知者。金穀歌曰。若要水銀死。先須死水銀。水銀若不死。如何死水銀。蓋水銀死後。天之水銀也。庚金也。紫土也。死水銀。先天之水銀也。辛金也。白金也。石函記曰。白金即是水銀胎。返本還元。水銀制地。元真訣曰。此金不是世間金。曩劫先天真水銀。黃白鏡曰。水銀活則為木汞。死則為白金。古聖仙師明明說出。既知白金鉛真汞自親。何慮二土不就。然而結胎樞紐全在華池真鉛。賴以

接胎而絕命。然後真汞賴以化土。長子賴以傳靈也。故石函記曰。二十四鼎始華池。終則神符生白雪。學人若能引神水入華池。不待火入華池而丹道已思過半矣。

學者必須洞明河洛生成之理。以河圖而言北方之一。非東方之三。不立水逢卯死。故用木火入鉛。從有人無而媾出水中之金也。西方之四。非北方之一。不靈金逢子死。故用神水久煉。得先天氣。纔可乳成胎之汞也。東方之三。非南方之二。不成木逢午死。故用離火化土以尅汞中癸水。而汞結成形也。南方之二。非西方之四。不堅火逢酉死。故用兌金來先天。而使龍變虎體。則黃琥寶死也。以洛書而言北之一。南之九。合中五而成十五。故以鉛制砂。砂死化真土。猶月至十五而滿。乾真土始靈也。東之三。西之七。合中五而成十五。故煉鉛乳汞。汞死化真鉛。猶月至十五而滿。望金精始足也。水生於坤。二火生於艮。八合中五而成十五。水火既濟而生真土也。金生於巽。四木生於乾。六合中五而成十五。金木交併而生真土也。河圖四象各居本位。天道運乎

東南故木火為侶。地道盛於西北。故金水合處。洛書金火互易。其位受感。守西火能尅金。則交結而產陽鉛。太白經天。金中有水。則水盛而火消滅。此生死秘妙之理。陰陽逆用之機。丹藥局定之訣。臨爐要道。無出於此。

丹道始終。惟仗砂汞變化。而銀鉛不與焉。參同契曰。植木當以黍覆。難用其卵。金穀歌曰。若無真父母。所生都是假。蓋砂汞八石類也。銀鉛五金類也。要得八石通靈。須以砂汞為父母。死汞使其真。父死砂便是真母。但砂汞性善飛揚。難擒難制。只得借鉛銀重濁之物。使之留形住世。始而寄氣於鉛。而鉛不用。繼而寄氣於銀。而銀不用。非竟不用也。用其氣不用其形。用其真不用其凡也。夫銀鉛中本無先天之氣。其曰先天一炁者。仙師之巧法。仍砂汞為之也。悟真篇曰。本是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曰。遍歷不獨砂汞是水銀。即銀鉛亦水銀矣。如此方是氣精交感。方是魂魄相拘。方能清真變化。知此理者。可以外煉黃白。可以內修金丹。

黑金煉出白金。白金煉成黃金。黃金煉成紫粉。則戊土成矣。水火同歸混沌。十

旬煉就金霜粉土栽培博厚則已土成矣。二土圓成育子自聖。今人不知太陽移在月明中之理。輒把硃砂要在鉛上弄死。用母造作天疏。便思轉制。何其愚乎。夫硃砂之中原有數種。水銀為硃。黃硫為砂。神火為真火。砂皮為渣質。豈黑鉛一味有能令四物全死之方。神物不存。獨留砂殼。安能通靈變化。不知丹道原是以日月為藥物。鉛屬坎月。純黑無光。猶內事之少陰也。先聖以法追攝。誘會太陽之氣。歸於太陰之中。先天一炁交合。結出一點妙有。猶月之借日生光。內外一理。實是無質生質。從虛化氣。為死黃硫之聖藥。故外丹者。內丹之滋象也。

呂祖曰。識得鍊鉛休再問。貫徹丹經千萬篇。范師云。丹頭只在鉛中出。識得鍊鉛方可求。白師云。鍊鉛毫髮更無差。此道真機不敢說。古仙莫不以鍊鉛為要務。誠有見於鍊鉛之難耳。世人執漁庄錄用鉛只在片時間一語。或以凡鉛煎煉。看其火候。種之以砂。或以銀鉛交煉。察其花色。投之以砂。種種製造。退陰抱子。此後絕不用鉛。謂鉛情煩短。永情長也。豈知范師之旨。謂陽池結。

胎只在片時間耳。竟不詳下文。入了陰池。不等開之意。蓋緣白金出自水中。雖見其形。不能獨立。賴兌金權為鼎器。以招攝先天一炁。子母同宮。三番煎煉。數足九陽。池有陰陽之別。而概言陰池。以其皆陰煉也。直至金成紫粉。化火為土。傳金精於己土。方畢鍊鉛之事耳。況真鉛之用甚多。長男感先天之祖氣。烹水銀之金精。賴錦幃以愛護。助兒體。而不單長子成人之後。重會祖源。赤子度關之時。全憑老祖七返陽華。不足金鉛粉土交加。九子母匱歸宗。祖先金母培養。節節離真鉛不得。所不用者。凡鉛耳。故曰丹頭不是尋常藥。曉得煉鉛便罷休。

仙師隱秘之玄機。全在配合。配合不知。則陰陽有偏勝之患。而氣精無交感之妙矣。金火歌云。四觔黑鉛水。八兩汞銀配。四九三十六。方得半斤氣。古歌云。一斤水銀十七兩多餘。一兩是金精。蓋爐中鉛一兩。火內汞三銖。乃丹道一定之配合。非謂一池之中。即入八兩汞砂也。若砂鉛氣結。以八兩投四觔。則陽強陰弱。必致水枯靈散。而胎元不結矣。分銖定兩。全在真師之口授。後學

之心虛。非可意想臆度而得。余雖婆心。未敢悉為陳敷也。夫七十二數。而上弦之氣全。百四十有四。而金水之功備。二百一十有六。而兩弦之无足。兩弦无足。戊己功完。金火之能事畢矣。

承志錄一書。全以清真為主。清者無陰。真則能變化。姤精。若不清真。丹砂決然無孕。水心篇云。永若乾時。即白金。白金猶自怕。含陰煉成。紫赤真金。體留在丹房。捕赤禽。故白金三疊。陽關之後。必藉真火。接胎煉至。紫金赤色。如塵如粉。燒試還成。金液方是純陽無陰。而真水清矣。晞則先天之真火也。遇火飛騰。難擒難伏。其體是火而畏水。其性屬木而愛金。合乾祖坎陽之金精。水能尅火。火化為土。土合金氣。金能尅木。升陰煉陽之餘。必假木液烹煮。則晞內之陰質方消。必加汞。髓鉛精。則土中之鉛陰盡退。返粉栽接。煉至赤紫金色。如灰如塵。燒試亦成。金液方是純陽無陰。而真火清矣。水火既清。育子自聖。下卷條目。已詳哉言矣。脫胎之後。三關已畢。聖晞亦成。金液則長子清矣。步步金液。故曰金液還丹也。清則真。真則化。轉轉相承。皆成聖嗣。古詩云。紫粉

成金不見金。金成紫粉少知音。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銅符鐵券九鼎九池最上一乘服食之道與承志錄不同不敢具論若夫竊神丹之遺意制成金液養砂余深得其旨矣雖是借假留真以形佳氣而養出神稀白雪立可乾汞開節轉修服食功亦不減於神丹而其中最喫緊處全在超脫之一法鉛有鉛之超脫陰陽疊煉接氣成塵也銀有銀之超脫九池投煉稟受先天也疏有疏之超脫烹煮添精裁接返粉也砂有砂之超脫三度陽烹脫胎過關也汞有汞之超脫進火加水歸魄返魂也或接胎以消陰或升藥以傳氣步步離超脫之法不得破愚云認得鉛汞頭頭可做超得砂汞路路可通藥物配合雖無二理而下手之煩簡成功之遲速不可執一而論也

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火無斤兩亦無時候大約緩急得宜藥物成熟而已而用火之法則各有不同也煉鉛之火焦頭爛額華池之火撒地通天陰池之火初小終大陽池之火返本還元洞房之火調停寒煥升陰之

火。去頑養神。威光之火。如雪如電。栽培之火。博厚通靈。立胎之火。一陽初動。沐浴之火。春半和煦。固形之火。無害方炎。傳神之火。何妨盛暑。煉神之火。助以炎羅。脫胎之火。當施威武。陽烹之火。滴符明煉。溫養之火。寧久而文。其中池鼎。疊用之機。神氣互融之法。發生肅殺之理。抽添進退之妙。節節次次。俱有真傳口訣。只是鉛銀砂汞。四件物事。不過多寡先後之間。生熟輕重之際。變出許多名色。換出許多作用。而少有差池。胎決不結。氣決不充。神決不完。用決不靈。執又泥象者。固不足窺其堂奧。即得理忘言者。亦未易竟其精微也。

金丹傳靈一訣。廼於老死之中。用靈活之氣。傳之於子。失此一著。則胎元不靈。難以變化。砂汞成寶而止。無服食。并無點化也。古聖仙師。未曾明示。余既得師授。敬為發明之。蓋初子入己土匱。必要外藥固住。砂體神火。不致走失。子乃通靈。洞天秘典云。先將土把砂身固。又要將砂種土中。又云。不將土固。不為束。所以重複言之也。此外沐浴之陽烹。亦固內身。西隣之乳哺。竟資外護。二胎混沌。全憑玉蕊金蓮。三子胞胎。端賴神稀靈異。白雪得真火之力。黃芽

收虛養之功。金蟾簇簇。神室滋生。笋樹亭亭。水銀造化。瓊林度九子之龍光。玉漿攜兄弟而共賞。金英取曉火之陽魂。玉蕊結永霜之陰魄。舍利養成。金剛不壞。神符藥就。萬古長春。凡此一氣相承。步步靈英。不失盡露昇道精微。可作丹門匠手。

丹家所最精深者造土也。所最煩瑣者養砂也。所最近而易忽者乳母也。黃白鏡曰。乳娘沒乳且休言。枉把真鉛裏面煎。此處不知栽接法。前途依舊又茫然。漁庄錄云。若把凡母為乳母。須得身邊有乳生。蓋西隣乳母。原是凡質。九池煎煉花簇錦盤。雖戰陰魔。總無陽氣。古詩云。凡質從來不化真。化真須用真中物。真中物者。何真水真火也。夫煉母煉鉛。原非二事。鉛中癸水。憑火燒乾。銀內陰精。仗鉛戰退。鉛既枯而靈銀亦剛而聖。然非招攝真水真火之氣。陰煉陽烹。則體未酥黃。用亦無益。況兌金之大用。匪一真金。用以去癸。用以成塵。真火用以煉陽。用以化土。長男用以見寶。脫胎用以過關。七返用以竝伐。祖遺用以補養。其用甚多。其功甚鉅。惟中間生熟之不同。吞吐之各別。煉

養之異用。大有講究。不得師傳。誤亦非淺。

丹經皆言丁壬妙合。又云舍丁用丙。將何從印可。夫黑鉛之中。內含一點壬水。性屬坎陽。內陽而外陰。在五行中。獨與丁火相當。朱砂之中。內含一點丁火。性屬離陰。內陰而外陽。在五行中。獨與壬水作合。二物結成妙有。寄居北海之中。為大丹之祖氣。丙雖陽火。以陽從陽。必不成胎。此造化生成之理。莫與易也。舍丁用丙者何。丙乃砂中之神火。既曰神火。自宜配以神水。石函記不云。神水原因出白金乎。白金煉至純陽。則體就乾金。而成神水。神水與神火。妙合自成聖胎。而丁火不相入也。只此神水神火。纔是大藥至藥。纔能有靈誕聖。

有論枯鉛忌用者。漁庄錄云。鍊鉛不是鍊枯鉛。鉛若枯時氣不全。又云。堪笑世人愚又甚。枯鉛頑體認先天。有論枯鉛必用者。漁庄錄云。煉得鉛枯。氣自生。古歌云。枯鉛端的要鉛枯。不會枯鉛莫強圖。有論凡母忌用者。采金歌云。生玉菓不用銀。用銀反濁藥不真。丹訣云。若還砂汞賴母死。畢竟頑陰濁似泥。

有論凡母必用者。後采金歌云。吾今說破真消息。只在銀鉛池內尋。中卷云。凡烹來轉轉靈。威光鼎內火如雲。一說相反。何所依據。古歌云。鉛枯汞自乾。黃白鏡云。水銀乾徹即枯鉛。世上枯鉛豈足言。是不用者。凡世之枯鉛必用者。真鉛之枯徹也。凡母則丹家之鼎器。成胎之樞紐。有形之妙用。惟起手煉氣不可用。形體既立。節節離他不得。但切忌沾滯耳。如曰丹事不用母。何以成九陽之功。而造丹乎。學道者思之。

丹家謬誤之處甚多。謹指陳其概。以為學人告。鉛用凡鉛。不明去癸存壬之秘。砂用凡砂。罔知含丁用丙之奇。死銀昧於坎北。死汞忘卻離南。求助藥而用砒。疏舍銀鉛而尋礦土。認鉛皮為戊土。取砂殼作天。疏徒研渣質。不攝先天藥物之謬。一吞吐暗於盈虛。烹煉盲於生熟。采取不分老嫩。交煉不辨浮沉。煉神無訣。造土何由。煅煉之謬。二金水分胎。何謂冷鉛熱火。水火齊老。如何雷走雷。轉鍊鉛無計。長陽魄煉汞何緣。求博厚。陽關。度陰氣未除。造土之謬。三起手之分兩不均。求白金兮何地。九池之文殊未合。造黃輿兮無由。金

水同宮。何處烹完坤策。威光兩鼎。奚從煉盡乾父。華池難赴。九九安施。配合之謬。四白金與兌金。兩物而同其名。鼎器與庶母。一物而異其號。精氣相交。用母則濁而無用。形體既立。舍鼎則弱而難堅。清真不必是孤陽。少女未便是凡濁。鼎器之謬。五衣衫不解。無以傳兒孫。超接不明。何以離凡雜。煉神未足。便想脫胎。關度未完。即思誕嗣。父母之陰質猶存。聖子之陽魂誰度。轉制之謬。六鍊鉛如塵如粉。戊土陰氣不絕。已土難成。溫砂直到灰塵。已土陽華不厚。靈嗣難育。瓜熟宜尋敗葉。河車斷絕。則九子安歸。藕生仍覓殘花。祖匱凝寒。則真母奚補。宗祖之謬。七闇於生熟轉制之法。昧於母子暗度之機。砂汞犯水而吞啗不清。則有父子交體之病。疏母合煉而三才不分。則有反吞不吐之病。疏經母而洩氣。則有養汞而汞不死之病。疏如珠而不粉。則有傳神而中母毒之病。疏不成土而手燃墨色。則有鉛陰不退之病。疏成返粉而母氣未足。則有新疏難接之病。體不堅凝。色未純黑。則有賴母而留離母。即去之病。砂鉛相雜。疏累鉛形。則有死之甚易。接制其難之病。汞死如銀而疏

陰未盡則有不能返粉之病。未不過度而竟返粉則有癸陰未盡之病。或補其神或助其氣或治以銀鉛或治以求火巧拙殊途救全有術制度之謬。同志者率留意焉。

丹法始終節次皆古仙聖師流傳度世一件不可苟且抹過。聰明自用之子好異立新見小欲速輒嫌工夫煩瑣延緩或任意刪改以顯才思或喜用武火以取近效即得真傳萬無成理況未必得傳者乎。彭師云兩物直須齊。老方主次第陰兒孫陳師云大都兩物精神老皆使貧家作富家。凡藥物未熟之前有許多調神養氣工夫藥物既熟以後有許多培養添接工夫。非靜心體會者不知此中竅要也要而論之藥物之秘欲陽而不欲陰欲輕而不欲重欲老而不欲嫩欲粉而不欲結欲清而不欲混數語皆丹道之急務也。

總詠下卷長男衆子標題

修丹第一選陽砂。墻壁周全用乃佳。二抱金丹胎可立。三吞神水浴奇葩。第四先將真土固。親娘第五育英華。匱中濁氣先烹出。七七三番乳足誇。又愁體質

沾陰濁。烹後還須歸母家。再會祖源陽氣足。第八煉神猛烈加。九十死中方用活。衣衫脫下泛仙槎。真鉛先歷三關遍。十一二三字字嘉。十四疏衣覲二母。十五仙姝新舊花。十六陽池配煉後。陰池半月發靈芽。蓮蓬將來傳一子。虛養超脫皆如此。十七神稀烹白雪。十八歸魂返魄矣。十九白雪種青砂。砂成虛養發黃芽。謁祖超脫造神室。二十金蠶似錦霞。衣衫自却仍歸祖。廿一森森玉笋佳。廿二雙金來竝伐。玉樹亭亭發舊家。廿三玉樹長瓊林。都是水銀一味成。廿四玉漿九子畢。朝宗次第要分明。廿五長生寶匱訣。朝種暮收神鬼驚。玉蕊金英舍利子。萬劫千春可輟耕。製造壇鼎養虛無。服之百日自長生。誰說丹經無口訣。彭公承志主宗盟。我今校錄闡真真。留與當來度有情。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七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漁
莊
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漁莊錄

古今圖書集成著錄

原理章

天地純矣。太極一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兩儀立焉。陽變陰合。五行生焉。五行變化。萬物生焉。故水太陰也。而根乎太陽。火太陽也。而根於太陰。木少陽也。而附於少陰。金少陰也。而附於少陽。土則太陰之凝。而太陽貫於其中也。是以萬物之生。不能逃乎五行焉。鉛汞者。五行之一也。

鉛汞章

夫鉛也者。金之屬。而性乎土者也。太陰之貫乎太陽者也。汞也者。亦金之屬。而情乎水者也。太陽之根於太陰者也。土能克水。故鉛能制汞也。土克水而非火不燥。故鉛制汞而非火不伏也。火也者。非金丹之要者乎。

煉鉛章

人皆知鉛能制汞。而不知鉛不能制汞。蓋鉛爲土精。其體陰。其魄柔。其質溫。是猶中央之閭土也。其性雖可以制汞。然非賴火。安能制之使燥乎。故鉛必煉而復通靈也。

太過不及章

制鉛不可太過也。太過則剛。剛則枯而無藥。不及則柔。柔則軟而無力。無藥不可也。無力猶不可也。

故曰欲識盈虛、當明老嫩。

用鉛用汞章

用鉛之法、猶父道焉。父之生子、媾精而已、不竭其體也。竭體非道也。用汞之法、猶母道焉。母之孕子、氣化而已、不竭其血也。竭血非道也。父母媾精、男女化生。鉛汞媾精、金液成形。男女易生、尙煩十月之勞。金液成形、火記六百之殊。世人欲朝夕成丹、何其愚也。

雜類章

人以五金入石、草木灰霜、欲制汞成丹者、是猶不以土尅水、金尅木、火尅金也。豈有是理哉。然則世人何溺志於五金也。經曰、煉銀於鉛、銀鉛金鉛。母氣初傳子。煉丹須用寶。恐此等語而然也。殊不知凡金不可以超凡入聖。蓋煉鉛於鉛者、非將凡銀凡鉛入礪池煎煉也。乃煉鉛中之銀也。金鉛銀鉛者、非將金銀收鉛之炁也。亦非以鉛收金銀之炁也。乃水中金、鉛中銀也。母氣初傳子者、非凡母也。是靈鉛中先天之母。煉丹須用寶者、非世寶也。乃死砂白金黃芽之大寶也。金液大丹二十四品、凡銀不在其列也。

真鉛章

真鉛也者、外鉛而言、固非也。指鉛而言、亦非也。真鉛也者、鉛之精也。鉛中之鉛也。

真汞章

眞汞也者、外汞而言、固非也。指汞而言、亦非也。眞汞也者、汞之精也。汞中之汞也。

眞土章

眞土者、戊己之土也。鉛有戊土。汞有己土。鉛汞交媾、產出白金。又謂黃芽卽眞土也。脫胎轉制、有生易存焉。有似乎土、故謂之眞土。

附形章

汞猶水也。必附形而後成其形。其性好飛。所以欲附麗者、必借乎眞土焉。

築基章

丹之成也、必有基焉。生子必賴乎精血。丹基必賴乎鉛汞。其理皆原乎一氣。惟智者能通微。通微之謂神也。

煉己章

基之築也、必煉而後堅。不煉則斯基隳矣。其能使之作用於其間乎。故曰、自家無氣力。却欲扶醉人。如之何其可也。

火候章

天之生物、氣化而已。莫不出陰陽寒暑之氣而成也。仙翁之養金丹、亦由陰符陽火之氣而成也。故陽火者、發生之火也。陰符者、肅煞之火也。其間不能以寸。天地皆陰陽變化矣。況金丹乎。

陽火陰符章

坎離、基也、藥也。震兌、乾、陽火也。其漸則隨日月之盈也。所謂進陽火。巽艮、坤、陰符也。其漸則隨日月之虛也。所謂退陰符。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納鉛汞於鼎中。而不使其有太過不及之患也。

週天法象章

日月合璧於黃道之間。五星分經於八方之次。皆有其漸也。皆有其度也。亦有其序也。爐中之斗柄。亦若是也。有爲者。豈可素乎。

採藥章

鉛遇發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此採藥之方也。一氣鴻濛體三五。百封方得半斤氣。又曰、煉銀於鉛、神物自生。又曰、烹鉛作餅作金花。此真鉛之所由生也。五彩盤旋。此是一火候。

灰池章

試問修丹無別法。只須神水入華池。又曰、灰池炎灼。鉛沈銀浮。又曰、騰鉛倒製入灰池。又曰、灰池鉛精翻浪走。又曰、灰池煉白液。又曰、華池神水。又曰、玉液金鼎。皆白金所由生也。太丹之所由成也。

刑德章

卯月益水安金。酉月行水止火。此刑德之門戶也。

胎息章

元理雖明、胎色不鮮、亦難乎其成矣。故一月之胎、鴻蒙之象也。二月之胎、神靈漸生也。三月之胎、筋體具備也。四月之胎、紫腴凝霜也。五月之胎、金花發現也。六月之胎、紫霜結彩也。七月之胎、碎如金粟也。八月之胎、金花曜日也。九月之胎、骨立神全也。十月之胎、點化無窮也。

解經章

經所謂非凡鉛凡汞者、豈真舍凡鉛凡汞之外、更將何物爲丹基哉。能超凡入聖、則謂之非凡也。亦宜若超凡而又謂之凡、是仙經所敝言矣。

兩儀章

俗士曰、砂之外有真砂。汞之外有真汞。此何謂也。丹經曰、真鉛真汞、結成真砂。又曰、真鉛中有真汞。亦曰虎汞。又曰死水銀。此二端竟爲異說也。如內丹經曰、夾脊雙關崑崙過。此呂祖之口訣也。今人皆以夾脊雙關崑崙者、是曹溪任督之徑路也。殊不知曹溪任督、與夾脊雙關相爲表裏也。夫外丹亦猶是也。

形質章

人皆謂真鉛無質之物。噫、真鉛無質、真汞無依。仙翁曰、無質生質是還丹。言真鉛隱於鉛中也。真汞所以成形也。

服食章

內外二藥、相爲表裏。內藥成仙。外藥點金。內藥不可無外藥之助。外藥不可無內藥以爲之本。二者相須以有成也。

神色章

金液大丹。五行俱備。五行俱全。由黑鉛而煉白金。白金煉爲黃礬。黃礬煉爲紫粉。紫粉煉爲青霜。青霜則爲神物矣。服食則却病延年。點化則成寶住世。得之者不可妄傳匪人。不然碎首雷霆。禍延九祖。可不慎諸。

金木直解

金生水。水中自有真金。故用真金。不用凡銀。木生火。火中自有真汞。故用真汞。不用凡汞。爲此坎離交媾之妙。乃水火所藏之金木也。鉛匿真一之氣。妙於無象。砂含真一之精。露於有形。形乃後天。氣乃先天。先天不可見。故借後天以採之。始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一名真鉛。一名真土。真土無位。寄旺四時。萬物無土不生。丹基無土不成。下手功夫。若無真鉛。即無真土。既有真土。便棄真鉛。止用真土。死砂於汞。然後借西方兌金乳哺。自然成寶。須知凡銀非真鉛也。丹道止用砂汞變化。不用凡銀。凡鉛裁接。何也。蓋砂汞乃八石。銀鉛乃五金。金不爲八石之父母。要死八石。還以八石爲父母。故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若無真父母。所生都是假。所謂真父母者。乃死砂死汞也。但初時難尋真土。只得借鉛而用。既得真土。豈又用鉛。故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糧。用鉛時是錯。至

哉斯言、不可輕忽。但看河圖生成配合之數、其理甚明、幸無妄說。

鉛汞出產

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因男女交媾之後、乾體破而爲離、坤體實而爲坎。故後天八卦、謂離南坎北。蓋以離代乾、坎代坤也。此非聖人本意、世變如此、不得已也。故內外丹道、事雖不同、其理則一。丹經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虛。乃以後天而返先天。變離而爲乾、變坎而爲坤。外丹之理、與內丹相同。以鉛中之金、去死砂中之汞、二物相感而已。金木雖位在東西、而真金真汞已藏於南北。故起手之法、只用南北、不用東西。正以四象藏於砂鉛之內、故用其二而去其二也。其間元妙之理、人所不知。乃將凡鉛凡汞、燒煉窮年、破蕩家業、老死無成。乃曰丹道誤人。嗚呼、道豈誤人、人自誤耳。我今說破天機、指示大路。幸勿聽盲師、流入曲徑、反將簡易大道、視爲荒唐空語。識破其機、如米炊飯、何難之有。但以砂汞之理言之。砂乃汞之真母。若要死汞、先須死砂。砂之性好飛走、須得不飛走之物、方可制伏。鉛之性極沈重、若非沈重之物、安能制飛走之物。此自然之理也。且砂屬火、象離女。鉛屬水、象坎男。以水制火、火無不滅。以女求男、男必相從。況先天真一之氣、藏於黑鉛之中。後天真一之精、包於赤砂之內。精氣相交、靈苗乃結。若以鉛配汞、以銀養砂。是以女娶女、以男配男。雖蘇張通言、決無歡好之理。全要陰陽得類、自然交感、自然化生。人之道、以男求女。金丹之道、以女求男。女返在上而爲賓、男返在下而爲主。顛倒陰陽、逆施造化。金公脫去皂羅袍、姪女便來交素體。兩情交合、

煉氣採精、只在片晌之間、結就丹基。夫婦各自分離、只有聖母懷胎。氣定胎完、自然生產。但真母能生、不得自養。病軀羸瘦、須尋別家乳養、抱送在西鄰乳哺、長大成人、體壯氣實、方可與之娶妻生子。子又生孫、化化生生、無休無歇。要知丹基結就之際、止用砂鉛。聖胎既產之後、須尋庶母乳母。但不可認此物謂之真母。真母只是死砂。砂既真死、全憑死汞。四象五行、何者不全。要知始則二氣交感、終則四象俱備。但煉藥之物、火候景象、妙在真師口訣。有緣遇之、幸勿輕忽。

真假問答

客問曰、藥物何爲真假。客曰、山澤爲真鉛、硃砂爲真汞。世無真山澤。有亦不易得。故將凡鉛煉其真氣、以死硃砂。砂死即真鉛。所謂弄假成真、以代山澤死。除却死砂、餘皆是假。又問曰、山澤中有銀鉛、無砂汞。硃砂中有砂汞、而無銀鉛。二物不同、何故一般作用。客曰、山澤中是仙銀。此死汞尤靈。然硃砂既死、汞與仙銀相去不遠、故亦通靈。此死砂亦可比山澤而爲真鉛也。客曰、將凡銀凡鉛共煉、取銀鉛太乙真氣、亦可比山澤鉛。何故世人用之者、萬無一成。客曰、山澤真鉛、即砂精汞髓。世間凡母、乃死物耳。安可比真鉛作用。蓋見形不可用也。故無成。客曰、凡銀既不可用、丹經何以曰無母不成丹。客曰、起初煉氣、不可用形質。硃砂既死、方可用母銀以借形氣。死砂死汞、方得成寶。故曰煉丹須用寶。無寶丹不成。乃砂汞煉形之妙用。非起初煉藥之丹基也。不辨真假、不明先後、到老不成。又曰、曾見方士用砒礞草木灰霜、亦可乾汞點卵、是何道理。客曰、傍門小法最多、惟用真鉛死砂、爲最上。

一乘。聞上古仙師有用砒硫草木成道者乎。客曰。砂死爲眞鉛。不知此眞鉛亦可點化否。答曰。大藥點化。只是清眞之極。若砂汞接至不受煎。即是形神俱妙。出有入無。自然點化。客曰。汞接至點化地位。還有巧法做手否。答曰。不知巧妙。安能清眞。節節次次。都要口訣。不得眞傳。縱然砂汞成銀。終有返還之弊。客曰。既有返還。何法可救。答曰。藥即是火。火即是藥。識破坎離。大丹了却。客大笑曰。斯言盡矣。

用鉛不用鉛

經曰。用鉛不用鉛一句。合是設問之詞。後二句。乃是應之詞。此四句說得極好。既曰須向鉛中作。便是用鉛。又曰用鉛還是錯。便是不用鉛。言用鉛者。用其氣也。不用鉛者。用其形也。何謂用氣。此氣不是鉛烟。將謂無形。却又有象。即是太極虛無之理。先天地爲氣。後天地爲形。天地萬物。都在此氣。生化化。黑鉛中原有一點眞氣。是杳杳冥冥。恍恍惚惚。煉熟之際。如陽春發生。於無象中露出有象。金花自生。此乃先天眞一之氣。被火工逼煉而後見形。此時急用採取。立就丹基。所謂須向鉛中作者是也。既得鉛中眞氣。去鉛不用。止將受胎之母集作眞鉛。其實非鉛。乃得氣以死砂爲眞母耳。父精母血。合而爲一。止用其母。不用其父。故曰。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譬如人道一般。母既受胎。十月養胎。皆母之事。與父無干。再與父配。實是損胎。何益之有。悟破此理。則知眞母。不是凡銀。若用凡銀而抱砂汞者。萬無一成。久煉枯鉛之輩。愚之甚矣。於煉母者。何益哉。

陰陽得類

經曰、竹破須將竹補宜。抱卵須用鷄爲之。言得類也。又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言非類也。夫道豈離陰陽配合哉。坎男離女、類也。若金火相配、則非類也。鉛龍汞虎、類也。若水木相配、則非類也。知乎此、則以鉛配砂可也。以銀制砂、不可也。將砂投鉛、可也。以汞配鉛、不可也。今人將銀煉鉛、以銀養砂、此之謂不知類也。既不知類、焉知道乎。吾今故作爲辨類、以曉後之學者。

五行虛實

五行自後天而言、五者皆實。自先天而言、五者皆虛。後天滯於有象。先天妙於無形。金丹大道、用氣不用形。故砂汞雖有形、遇火則飛而無其形。是以外丹妙用、金伏砂、汞變化、而銀鉛不與焉。銀鉛雖專不與、而形氣不能兩忘。氣耗形存、不免滯於有象、所以不能變化。故丹家借其氣而去其形也。氣化之道、非精通造化者、不足以語此。故世人燒煉、多用銀母煉枯鉛、爲丹基二物、既滯於形、而又枯其形、以失其氣、將何以爲丹。丹豈有形之物乎。不知形氣、不認虛實、用後天而棄先天、無怪乎老死丹房、白首悲窮而已。有等頗知用氣之說、不遇真師、盲燒瞎煉、巧立丹爐、奇說竅妙、將砂懸於消息之上、用神火煉鉛、取鉛中黃煙、巧爲薰蒸之法、爲取先天之氣。噫、何其愚也。天地間、惟理與氣而已。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氣以載理。理以行氣。二者俱不可見。惟砂與鉛相合、借火力以鼓出其陽春發生之氣、於惚恍杳冥之中、無爲有氣、氣化成形、結就靈根、方纔靈根可見。而其所以

結之妙。則不可得而用聰明也。本二氣交感而成。非寡陽孤陰所能凝結也。除此真氣之外。更無奇方妙藥。以爲死砂死汞。真一之種矣。有等聰明之士。頗知其理。而用天硫。却又不知死天硫之法。以銀母煉枯鉛。認爲眞父母。眞氣走散。獨存軀體。有質無氣。安能成道。是不悟先天之旨。誤以後天而爲先天也。噫。多門異術。種種難成。只爲不明虛實先天之至理耳。註此一解。以破後人之迷。有緣遇此。幸寶重焉。

漁莊錄終

呂氏春秋盡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關尹子四符亦云。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其義尤粹。而莊子在宥引廣成子語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似與呂覽之言相左。不知戶樞之動也不移。流水之動也不雜。皆以專爲功者。無勞無搖。正所謂其靜也專。無異理也。若借戶樞爲他楔。入流水於汙潦。鮮有不蠹不腐者矣。呂新吾言在饑香羈。在几香損在爐香燼。則可與莊子之旨互相發明矣。

王充論衡所言養生之事甚詳。如云睡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意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又云欲得長生。腹中當清。欲得不死。腹中無滓。皆平易切實之談。

養生自以綱欲爲第一義。然少壯之年。誠難言之。且不求嗣續。卽講閉房。亦不可爲訓。吾儒平實之方。在節欲而已。昔董子言治身者。以積精爲寶。身以心爲本。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而形體無所苦。故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道藏精華第五集之四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全集精裝四冊定價一二八〇元。不分售)
平裝七冊定價一〇八〇元。可分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註者 歷代古真

增訂者 (名見各書不具列) 太乙山人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二〇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